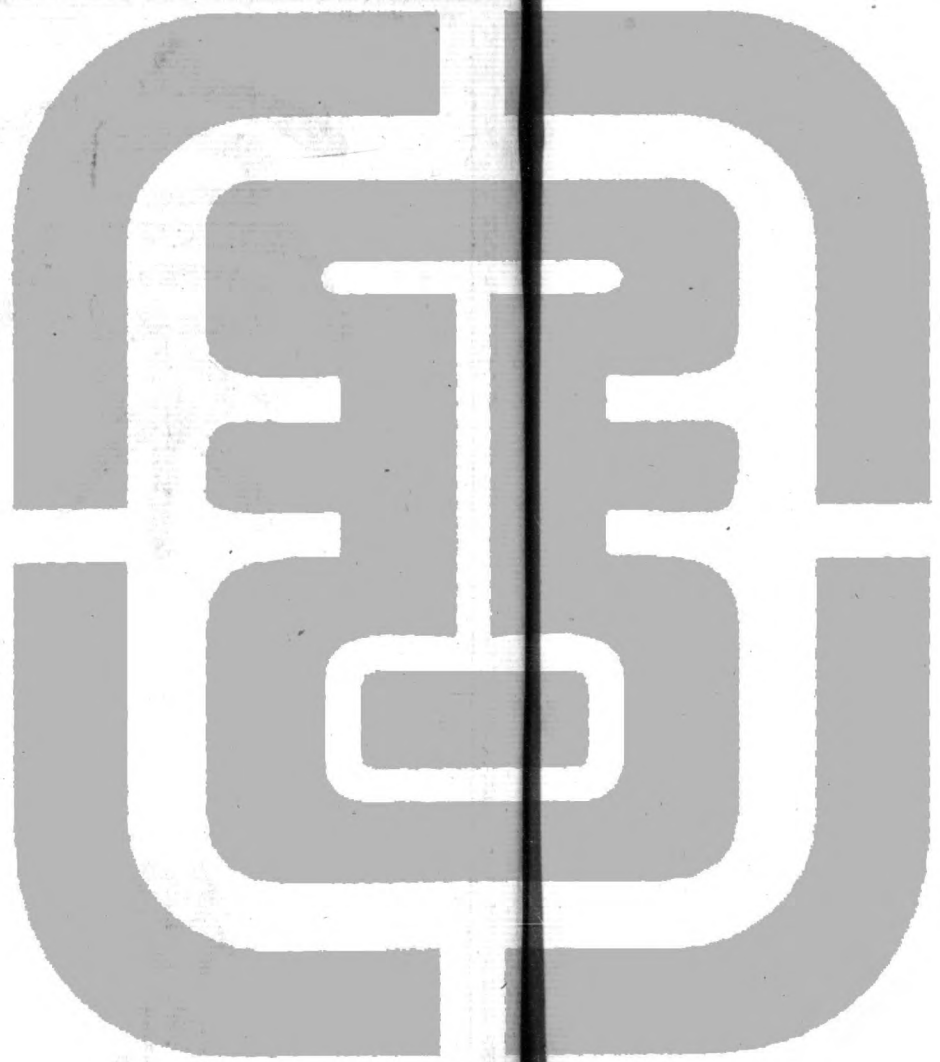




山
天
心
子
良



蔡心類

高

程恩澤題

黟縣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試所得士也與

同門久而不相識癸巳春闈余忝與分校之役得理初卷中之

意其為皖省宿學無疑也既又得徐卓犖生卷二卷根柢相伯

仲同時並薦犖生得雋而理初下第矣比犖生來謁詢以皖省

知名士則首舉理初因撮闡文中一二語趣犖生亟往詢之果

理初也犖生之與理初遇不遇各有命而愛素好古澹泊寡營

不詭遇以求合其蒐討之勤識議之博上下古今縱橫馳騁分

鑣並驅悉講求於根柢之學故其見之於文也真而不鑿要而

不蕪質而不俚華而不縟覃精研思實事求是率皆發明經史

奧義旁及諸子百家九流之說剖晰疑似若辨黑白可不謂博

學強識君子哉犖生著作甚多未之見其經義未詳說五十

四卷先已梓行時方攜之行篋乞序於余理初有類稿三十餘

卷尚未付梓余索觀之卷帙頗繁且係初稿懼其挈之南行歸而散失亟商諸及門孔繼勳熾庭邱景湘鏡泉吳林光薊洽釐金爲付劄刷釐其校正者十五卷爲正集餘爲外集以俟續梓題曰癸巳類稿明是編之輯成於癸巳也理初之志也舉生成進士以本班注選旣復從需次之暇歸理舊業理初鍛羽南歸而茲稿之輯不至湮沒無傳信乎遇不遇固有命而傳不傳亦各有定數也若兩生者可以傳矣於其歸而送之行因以爲兩生序道光十有三年癸巳夏六月王藻菽原氏書於京寓之求日益齋

癸巳類稿目錄

卷一

亭嘉會解

茅茹寡義

大象傳后義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虞六宗義

書大麓義

肇十二州義

怙終賊刑解

教育子義

稟證申兩漢刊誤補遺義



揚田下下說

碣石入河義

錫貢解

黑水解

周公奔楚義

金滕公命義

殪戎殷解

寡兒解

呂刑義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允征序義

湯從先王居義

尚書篇目七篇并說

卷二

薪義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
荅何休皇甫謐

詩騶虞義

覲解

木桃木李釋書埤雅後

簧考

勺藥義

檜羔裘義

巷伯作詩義

逸豫無期申箋義

啟明長庚古義

四月匪人義

韎韐句讀義

文王元年鄭義

韓奕燕師義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王正月義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先配後祖義

晉一軍為諸侯義

燕祖齊社義

春秋不告不書義

涉河侯車敗義

越國鄙遠義

兄弟辭解

星孛義

作邱甲義

左傳天使義

春秋城虎牢義

左傳宋盟先晉晉有信駁義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械林羅內萊山義

夏內考

章華臺考

僕臣臺義

左傳執政解

患失而惑義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製解

左邱明作左傳論

春秋左傳書式考

書魯語後

卷三

鄉興賢能論

周官庶子義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媒氏民判解

士昏禮贊者義

醴婦取脯義

問名義

嗣為兄弟義

女弔壻駁義

子思之母為庶氏女義

弟姒義

君子子解

古命於廟義

書儀禮集說少牢二篇後

征商論

周鄉遂田制義

溝洫占地解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鄭數學證義

門左右義

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旁三義

特牲禮盥槃巾門左右義

升魚右首義

玉府王齊食玉義

決鞮極遂解

鄉射堂義

正主面解

羊車說

仞解

月令非周書論

中星鄭義

食之者寡義

以畜寡人義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管氏三歸義

論語社主義

君使臣以禮解

徹足用義

鄭聲解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舜之中國義

卷四

持素脈篇

卷五

持素持篇

卷六

持素證篇

持素目錄序

卷七

園燕山燕義

輔車義

書隱三年左傳後

釋士補儀禮篇名義

釋小補楚語筭內則總角義

複語解

釋毛

歌音義

躬頤何乃洵還音義

乃洵還音義

等還音義

天字音說

四夷樂古名義

烏孫朱耶還音義

吉貝木棉字義

蒼荀音義

拔都還音義

衷魏樛反切文義

書古韻標準後

劫汎訛字形說

書劉杳傳後

鮑字形說

人字異義駁

說文重字攷

緯字論

佉路瑟叱書論

尺水字義

書五代史唐書末帝紀後

引書當分義與文說

弋者何慕仁欲方義

校改字論

引書字說

百家姓書後

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卷八

黔縣山水記

駐劄大臣原始

卷九

臺灣府屬渡口考

澳門紀略跋

左山考

左邱明墓考

俄羅斯佐領考

俄羅斯事輯

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

蓋地論

蓋地海論

彌婁山鐵圍山考

由旬義

卷十

蓋天論

宣夜論

史記用蓋天論

恒星七曜古義

桃茆桃符義

天事闕疑說

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

五行傳用亥正論

古憲論

九道論

四分論

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太一天一太一乘斗論

九宮應九星考

九宮紀年論

書武經總要後

書煙波釣叟歌後

六壬古式考

六壬書跋

卷十一

百里奚事異同論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長者義

漢南北軍義

關內侯說

漢少帝本孝惠子攷

瓠子下榷解

主臣解

項橐考

少吏論

史記李延年傳書後

太史公釋名義

名士論駁義

魏典農說

與成君瓘書

書齊書虞寄傳後

卷十二

並配義

唐律疏議跋

阿布思論

書舊五代史樂志下後

書五代史馬縞傳後

書舊五代史僭偽列傳三後

書唐鑑後

書宋志真宗永定陵事後

宋會要輯本跋

宋顏秀獄論

地丁原始

總河近事考 附編年姓名

時憲書後葉事述

板閘喻

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卷十三

原相上篇

原相篇中

原相下篇

節婦說

貞女說

如非女人惡德論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哭為禮儀說

書朝野僉載後

卷十四

記田名數

藥量稱考

木棉考

輜釋名

燂花說

鴉片煙事述

長月直日解

誦佛經論

誦佛經論下

佛徒莠書論

書管子後

墨學論

非無鬼

緯書論

古學書多論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

書人身圖說後

道笑論

僧徒偽造劉向文考

書武城家乘後

書左傳精舍誌後

書建立伏生博士始末後

卷十五

彭祖長年論

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觀世音菩薩名義考

紅教黃教論

天主教論

陳王廟徵文

韓文靖公事輯

易安居士事輯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黟俞正燮理初文字吾徽學派江戴昌之
程金承之其緒繁變都說經鏗鏗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凌次
仲先生吾友俞理初凡學無門徑則雜雜則經學混漢唐天文
學屢推步占驗執一則隘墨守一先生之言又持古疾以困今
理初察古人門徑端趨向於其柢則塞也寢饋經史旁通諸子
百家九流於其偽則剷也不甯惟是唐宋淆漢易判魏晉淆漢
難判淄澠既合易牙能分之書缺有閒箋注脫譌徵之諸子百
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秕糠塵垢尙堪陶鑄矧其
精者啟我質我不猶愈求野乎然非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
能宏通博辨差擇眇詮若是理初績學甚富未暇寫定今年春
王菽原館丈分校禮闈得一卷以爲必有著述出闡識理初卽

索其文梓之期之甚遠聞者索欵理初歸計轉柏草稿整齊者
僅什四耳屬余定其日記十年前與理初夜集偶有作述援筆
立就義證賅洽退而檢諸筌亦無誤事誤言今為定類稿目錄
私幸竝世見有文字引吾里江戴之緒且未渠央也道光十有
三年癸巳秋歛程恩澤

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元和顧河之孝廉持贈越得學人此書見

聞極博自注史以及詩話小說等不賅深甘石岐黃之書尤以

志惟好自注陽繁微博引年古迂尤特極率意又為節婦火

婦沈妒如女人惡德論佛經論江楚實為論等持論偏頗引用不

必皆其以短而淹洽貫串終不可沒也是月二十一日尊客記于都

城宣南困學僑齋



癸巳類稿卷一

黔俞正燮理初

亨嘉會解

亨易云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故饗食曰亨聘饋貢納亦曰
亨交孚亦曰亨通利亦曰亨皆嘉會之意其音為許兩反亦為
許庚反語音輕重開合耳是可於常語證之許許本一音今作
二音故許兩則饗音許兩則晃音許庚則兄音許庚則甸音止
一音也許位合則為戲許宜合則為麾戲麾一也許庚合則為
兄許咍合則為況兄況一也今許與今旭為雙聲今許與今好
為雙聲好旭古一音也知許許旭好戲麾兄況亨亨在古同音
同義也匡謬正俗云今言某人處為某亨是鄉音之轉其說非
也某亨是某許之轉如甯馨為恁亨之轉亨亨本一字音下曰

散之則楷子縮之則楷了又篆文高古文亨亦似今亨形

茅茹彙義

此說甚曲

易泰初爻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爻拔茅茹以其彙貞吉釋
 文云茹王音如按爾雅釋草茹蘆亦音如詩鄭風茹蘆在阪卽
 茅蒐也亦曰菑草周禮所謂染草入藥能補血曰地血以其彙
 者釋文引傅氏言古作萑亦作萑皆疑彙不成字董作萑云出
 也鄭作萑云勤也似彙爲萑字之誤又案類篇云萑今文書作
 彙則彙爲萑字之誤說文萑云草木萑字之貌字云人色也是
 萑於茅茹爲近於彙形聲俱似也蓋拔茅蒐茹蘆就其根色未
 變用之均以奉上泰爲君子故傳云志外征吉否非君子故戒
 勸之以志君則貞吉也王弼謂茹爲根相牽引以彙爲類不知
 彙乃蠶蝟是茅草根下刺蝟也

。大象傳后義

易正義云大象傳稱君子者通天子諸侯公卿大夫有地者言惟施之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稱先王其稱后者兼諸侯也案泰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復傳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姤傳后以施命誥四方是三

者不言諸侯也說文云后繼體君也施令以告四方發號者君

后也復傳先王后連文故說文之言如此然不能通之泰姤又

剝傳上以厚下安宅離傳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易之稱不一

此三言后則實爲周之王后也周官內宰職云凡建國佐后立

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

禮注云建國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

司農云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

陰禮婦人之祭禮蓋前皆此制司市職云夫人過市罰一幕命婦過市罰一帷與國君世子命夫皆不得過市者以王后治利權理財貴人男女不當於三市干利撓后治左傳昭二十年齊晏嬰言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謂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是侯國亦夫人立市內妾分司其事得行威福與內宰之制相應漢書安息錢文爲王而幕爲夫人面大月氏錢同亦夫人與市事是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之事也觀傳先王以省方省男陽教朝事也復傳后不省方謂省陰禮市事也復傳言閉關商旅不行故后不省市事注云方猶事是也卽商旅之事正義云其方事則誤不省方爲不巡守不知復爲十一月正朔巡守之月後漢魯恭傳云君以夏至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以助微陰是又五月南巡狩之月不得云不省方知傳不省方是后不治利也是后不省方之義也春官世婦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內外宗掌賓客之饗食王后有事則從哭諸侯卿大夫之喪弔臨天官內宰致后之賓客之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使往世婦女御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其禮秦後不復行而外國仍之使其國見其小君其君出朝會亦夫婦偕行是后以施命誥四方之義也是周制也是周易之說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稽古同天也詩元鳥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三國志書正義均詆鄭氏信緯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云古之為天經無此訓不悟詩云古帝命武湯正是經訓古為天論語云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謂堯同天也同天者法曰故日之占君也書序云光宅天下詩噫嘻正義引鄭堯典注云堯德光曜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此知光被格古文謂日也此引譬也其所引之本義以蓋天法求之太平御覽引考

靈曜云日有九光光照四極臨四十七萬六千里

元四十萬六千里誤開

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日光有照十六萬七千里

元十萬二千里徑三

十三元作二誤萬四千里周一百萬二千里周髀算經云周北十萬

三千里至極下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
 極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夜半亦然徑二十
 三萬八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
 中十一萬九千里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
 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截二至中得五萬九千五百里也從極下北至其
 夜半亦然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百七萬一千里此即諸緯所
 依用渾天亦
 用春分之日夜分至秋分夜分極中常有日光秋分夜分至春
 分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曰日旁照各十六萬七千里元注云
 不及天
 中萬一千五百里也此第四衡日光被四表者光周二百七萬三千里算
 經又云四極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則第七衡日
 光被也算經第七衡冬至日道徑四十七萬六千里蓋衡間相
 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

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八百
 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
 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則二至二分相去之日道以
 內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推至外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緯書
 所言與算經事事皆合經緯俱用蓋天也其率周三徑一後世
 王蕃開元占經祖沖之隋志更開密率則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
 後證前失其本旨其言光被四表即是格於上下文選注河圖
 云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
 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
 大舟上閉牖而坐不覺舟之運也王制正義大司徒疏並引緯
 考靈曜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蓋謂地與日相
 錯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

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則日光被二十八宿外者表謂四遊外也格者遊所至也又鄭注考靈曜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皆極地厚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西遊之極日則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北遊之極日則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秋冬反此可知考靈曜云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又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十一元作一十萬四千里鄭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平也後日漸向

下又注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鄭訓假為至說文引書作假於上下甄鸞注周髀案緯格上格下考靈曜言四遊又言四表則緯言四表假上下正是三代以前書說或以格上下為地地升降三萬里不得有八萬里十一萬四千里鄭注考靈曜言地上下俱極地厚又云地厚蓋三萬里春分地正當中自此漸下夏至下遊萬五千里地上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上秋分當中自此漸上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下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下又云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夏秋冬視前推之謂夏下而南秋升降正中而東冬上而北北則上者以北極高知之此地上下法也日亦應地者鄭注又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為三萬里

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此日應地三萬里合於月令緯兼顓頊法也堯法日格上下則日上下於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中顓頊法升則堯法日格下顓頊法地降則堯法日格上測法異也鄭駁異義馮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考靈曜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若渾天則日上有熒惑歲星填星乃為列宿安得日道出列宿上而下至東井也又鄭言四遊月令正義亦云元出周髀之文周髀七衡之外猶有日光所到三十三萬四千里今求渾天取蓋天第四衡其外則反之無所謂四表其法今是而古非然古人已非矣不得掩其非而沒其意鄭依蓋天說經蓋絕人之識渾天有赤道黃道相錯則日不得有格上格下故鄭說經專采緯義不涉渾天正如書之王位不得以漢

唐之王當之也然則同天主日者何也日陽德君也故古法日食則君修德管子樞言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術上云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則日為君位尸子云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盈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羣書治要云神明篇又云聖人似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太平覽御日者君象也法天者象日又光被格之文合也詩噫嘻云既昭格爾箋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被四表昭也格于上下格也

虞六宗義

虞書禋於六宗古文說二今文說二鄭古文說又一今所傳孔
古文說又一漢書孔光父霸治尚書源自安國光經學尤明劉
歆學古文光與歆等言六宗之制爲乾坤六子之尊氣爲日爲
月爲雷爲風爲山爲澤又言六宗之屬爲星辰水火溝瀆文在
郊祀志古文說也周官大宗伯疏引許叔重異義古尚書賈逵
等說云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謂陽宗陰宗星宗山宗水
宗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鄭注大傳引馬亦
同賈馬皆古文學也儀禮通釋續因事之祭引伏生大傳云萬
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湮於六宗此之謂也今文說也鄭康成注引馬融日月星辰
泰山河海而自斷以天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古文義

安帝九年四月... 此在平帝元

書正義劉昭續漢志注並引馬六宗義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又伏生今文說
矣漢書郊祀志安帝元年引歐陽大小夏侯尚書說云上不及
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論衡祭意篇云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
之故曰六宗三家皆今文學於伏意亦相附今所傳孔傳云精
意以享尊祭四時日月星水旱寒暑尚書之說此六家而已又
續漢書祭祀志注引盧植注月令天宗云天宗六宗之神大傳
鄭注旨同也王肅與今孔傳同見書正義引又與孔光同見晉
書禮志引李氏家書李邵同歐陽大小夏侯孔叢宰子問孔子
荅同今孔傳范甯從鄭俱見續漢志注引又晉書司馬彪傳言
彪表郊祀語見志檢志則彪言不應別立六宗續漢志注引彪

則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
時五帝之屬其義宏富合於伏生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
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則同實一名六之說
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漢書孟康注又云六宗者或曰六
合遊神則亦漢說太元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歐陽大小
夏侯之說魏書禮志高閭引或曰六宗者社稷五祀又楚辭惜
誦云令五帝以折中戒六神以鄉服六神方明說者謂即虞夏
書六宗按觀禮壇加方明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
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觀岳之禮而古經師無
其義劉向遠逝云訊九魁與六神魁字書音祈
確是魁異文下云指列宿以
白情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為我折中太一為子聽之列宿北斗
九魁也五帝太一六神也則惜誦六神義概六天劉向治今文

學或有所出魏書禮志孝文帝曰朕躬覽尚書之文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祭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卽劉說也續漢志注引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總之故曰六宗於經語次亦合又晉志書正義並引晉張髦言三昭三穆六廟爲六宗後漢志注引其言云禮類上帝卽造禰告出告至下云歸格藝祖用特可證也張迪則云六宗者六代帝王如後世祭告古帝王之禮其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乎衆說紛紜眩同爲異談者或乃遺失本文今輯衆條申此十例六天地六六代六廟師儒不言大傳之說司馬所著是已通典嘗其禋地四時若絜敬爲禋何爲不可及地四時古尚書說岱河海溢及山川然山川大者合而禋祭又別得專祭非於禮有違孔光山澤亦同此義異義許君

謹案春秋魯郊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其說與春秋合而不能定爲虞典孔光議說者謂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光奏明言昭仰生殖六子之尊氣變化旣成萬物非是卦象又言星辰水火溝瀆論者乃道聽六子而塗說之謂實一名六者就其所不及則實有六非名實相違又與伏羲通也鄭本大宗伯職禋祀實柴禋燎同物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敘又依郊特牲祭義以日月配上帝星以下別爲六宗難者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在星辰內別出爲數鄭之不通不知星辰爲五星十二辰未聞中有司中司命至箕畢別司風雨禮得別祭且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周官元文分之非鄭所名惟鄭注月令天宗止謂日月星辰而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季冬天之

神祇蓋謂虞秦異制大宗伯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據郊特牲祭義則日月配天可知其餘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六宗是鄭強謂虞用周法又駁賈逵等岱河海許君亦駁實一名六之說以許鄭瞻雅尙務攻異已不能持平今孔傳本祭法祭法云泰壇泰折祭天地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祭天與祭地爲類於上帝明矣祭法又云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則禋於六宗也何以明之上言類上帝下言四坎壇祭四方以山川表方四坎壇四瘞望望於山川也又云有

天下者祭百神徧於羣神也何以知虞制也祭法云此五代之所不變者也經明言通虞制但虞名六宗耳日月得在六宗者諸侯有位於天子之朝又自有其朝又聘禮覲其君臣在又自覲其臣故日月配天又自爲宗得禋月令正義引蔡邕亦云日陽宗月陰宗北辰星宗古尙書說皆有日月星也四時寒暑在六宗者各有其時專祭古禮季冬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神之神祇鄭云四時之功成於冬年終又徧祭告攝大事當禋祀之水旱得在六宗者昭元年左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鄭君引之注禮惑者難曰告攝何及於祭按傳又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禋之書言告攝明言望於山川俗儒又將非舜乎祭法有五代不變之文則今孔傳爲干慮一得不以人廢言也後人守門戶司馬彪欲自

議制終是伏生之義乃云伏歆達失其義裴駙史記集解范甯
注書續漢志謂鄭為長劉昭續漢志注獨虞義是顏師古漢書
輯注謂六子最通杜佑通典是六天其他蔓引古說多不能舉
其要唐以後書多矣如塗塗附或不知而作不足算也

書大麓義

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日林屬於山為麓書云納於大麓烈風
雷雨弗迷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
古文孔安國義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得之書正義引鄭注書序
舜典云入麓伐木蓋鯀績弗成堯舉舜無廢事無違功乃行山
林以聖智歷艱冒烈風雷雨知其道塗多險遂命益烈山澤禹
隨山刊木表道故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也尙書
大傳云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
弗迷又云維五祀興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
雨疾風雨云大麓之野則今文亦以麓為林麓漢書王莽傳莽
曰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則莽解麓為錄章帝時有錄尙書事
桓譚新論亦言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漢尙書鄭注大傳以麓

爲錄言堯爲壇于國外命舜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此桓譚鄭君用王莽餘論枚本依之於書傳言舜大錄萬幾之政風雨以節不迷錯愆伏不悟其非孔安國義也

肇十二州義

尙書肇十有二州在殛鯀之前按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制九州蓋鯀績弗成舜行山麓大風雷雨見天下高陸十二爲民所居乃就封其山設策濬川殛鯀舉禹益咨十有二牧至禹告成功後奠上古九山九川虞兆域祭分星十二次就用十二牧弗改制夏時復用九州經文之序應如此傳謂舜增營於禹之青增幽并於禹之冀是禹已成功仍復殛鯀不合情理幽營殷名并是周名虞十二州不知何名也

怙終賊刑解

舜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枚采馬王則云賊殺也怙姦自終當刑殺之其言甚陋殺怙終之人豈當自名為賊宋范鎮云舜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贖豈得謂之刑刑豈可謂之賊又云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剽刑腓宮大辟也按苗民淫為剽刑椽黥見於呂刑其作五虐之刑乃依古作法虐用以制民不得謂刑腓宮大辟苗制而舜宥之蓋怙終賊刑者怙恃姦詐之人終行不改之人殺人不忌之人不在宥贖之列當刑之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云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賊即叔向所引之賊刑即叔向所引之殺不當以賊殺連文生義也

教育子義

說文去部育云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史記作教稚子集解謂稚胄聲相近非也稚子言當長之仍是育長之也今書命夔典樂作教胄子按校本采王肅傳云胄長也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長是教育義是王本亦作教育枚孔說云長養之是枚本亦作教育釋文引馬融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長是育義胄長也乃育長也之誤是馬本亦作教育其經及注改作胄由晉後轉寫錯誤致使馬王校本俱異釋文引王云胄子國子也此唐人忽於句讀之過王言教長國子教長者釋經教育也國子者釋經子也且釋文謂王傳以國子爲經之胄子則傳之長爲經之教矣古安得有胄長也之訓乎推馬王之意以教育二字連文子字單文乃謂書有胄子之文後儒于古注偶

不省視耳

稟證申兩漢刊誤補遺義

書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丹朱傲釋文云又作稟檢說文稟云虞書曰若丹朱稟讀若傲說文用書古文也又引論語曰稟盪舟然則稟與丹朱各爲一人皆是堯子莊子盜跖篇云堯殺長子釋文引崔云長子考監明又韓非子說疑篇云記曰堯誅丹朱堯時書稱允子朱史稱嗣子丹朱朱至虞時封丹則堯未誅丹朱又據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高誘注云孟子言九男事舜而此云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其說蓋未詳考呂氏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呂氏實連丹朱數之而孟子止言九男淮南泰族訓亦云堯屬舜以九子合五書知堯失一子書又云殄厥世是堯十子必絕其一而又必非丹朱也管

子宙合篇云若覺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卽史記夏本紀若
 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書無若丹朱敖之敖房喬注云
 敖堯子丹朱謂取敖名朱若舉其謚者尤不成辭案說文言丹
 朱稟論語已偏舉稟司馬遷劉向言丹朱敖管子已偏舉敖則
 稟與朱各爲一人有三代古文爲證無疑也漢書鄒陽傳云不
 合則骨肉爲仇敵朱象管蔡是已漢初必有師說朱與稟以傲
 虐朋淫相惡亦無疑也故經曰稟頌頌罔水行舟則論語云稟
 盪舟也經曰稟朋淫於家則鄒陽云骨肉爲仇敵也經曰稟殄
 厥世則論語云不得其死孟子呂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莊
 子言殺長子韓非子言誅丹朱皆可明其傳聞不同之致又得
 管子論語偏舉之文定知言稟者不是丹朱矣昔者孔子論舜
 曰子孫保之舜子商均不嗣與朱同豈有朱爲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舜禹共談遽謂朱殄厥世也孔子引夏書哀公六年左傳曰維彼
 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賈服
 孫左傳正義杜皆謂桀滅亡言陶唐虞夏揖遜之天下桀致滅亡王
 肅等改爲太康時書容齋隨筆乃謂朱殄世唐堯無後是不知
 稟事者也兩漢刊誤補遺別稟爲一人而少引證世儒或非笑
 之故合管子論語左傳莊孟韓非呂覽史記淮南漢書說文以
 成其義

揚田下下說

揚州之域職方氏云其穀宜稻蓋稻田宜下古者日食不專重
稻虞夏近都五百里米粟足供京師又不專恃揚田然揚田今
上上荆次之梁次之而禹貢之等相反者正義引鄭云田著高
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蓋以地形高下爲九等則梁州不得在
七等王肅以肥瘠言枚傳則兼高下肥瘠言之黍稷宜高亢旱
則災稻田宜下潦亦災也久潦則土性爲水所奪故受水淺者
猶存其美受水深者其力未復矣易繫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若
今山西依山鑿穴有巢氏居巢皆是避水堯謂共工滔天聖人
言語皆指事而見稱洪水亦曰滔天又禹敷土必隨山刊木水
勢汎濫望無津涯矣揚州地勢最下沮渟可知厥土惟塗泥所
謂以水濟水不堪用矣田故下下也荆亦水衝亦惟塗泥而水

東瀉於揚土性之復視揚較早故下中梁江水所由沱潛未道
 水不能洩而土青黎亦不受他州之水故田下上此即禹作貢
 時地力言之也兖州云是降邱宅土而兖田中下者兖土黑墳
 為水鄉地勢曠衍水易退故降邱宅土惟記於兖者揚江兖河
 最為水衝他州不記而宅土可知在揚不書則降邱未卜是其
 時不如兖也青亦近海而田上下何也青冀土皆白壤冀臨河
 青依山故冀田止中中兖之長蘆揚之淮浙及粵鹽斤最富而
 禹貢揚不言鹽於青則云海濱廣斥是知揚之地產水退之時
 百物皆不堪用青當水退鹽絺絲臬已見地不愛寶是其時不
 及青冀也徐亦近海而田上中徐土赤埴墳厥性為火水退火
 蘇即為膏腴是其時揚地土性未復不及徐也雍土黃壤田惟
 上上豫土惟壤墳壚田惟中上土性皆美而其力未齊者雍不
 受水豫與河患况揚州交受眾水是其時不如雍豫也年久土
 復而揚荆梁三州之田皆後世之最上者地力不同故也說者
 謂揚州地力非嗇於前而豐於後自唐時藩鎮擅命宋南渡地
 狹徵賦日多所以有加無已謂後世於揚不惜民力則堯舜禹
 三聖人者又何惡於八州之民而不惜其力也且使揚田真下
 下徵賦亦無可加使非地力豐於後今揚田實上上而禹貢謂
 之下下又何以通經也哉

碣石入河義

碣石今存者有二一在今武定府海豐一在今廣東所謂碣石鎮也禹貢冀州之碣石今已無之漢書地里志石北平郡驪城本注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則爲今之撫寧縣地武帝紀注文穎云在遼西叅縣則今昌黎也山海經言碣石之山滬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此滬乃古入禹河今入灤之小水若山東之滬則入淄不可言入河禹貢言島夷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碣石不必正當河流應在禹河入海處之西北撫寧昌黎之說於經文爲近以導山有云太行恒山至於碣石此又云島夷夾右入河信在今山海關南之海中矣水經注云韋昭言歷世久水漸淪入海去岸五百餘里其言可信禹貢地里今釋言是海豐碣石如此則兗州非冀州又與太行恒山不相接且萊夷夾左入河非

島夷夾右入河矣

錫貢解

禹貢錫貢惟揚豫二州鄭謂錫貢者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其荊州納錫則史記云入賜入賜當如召誥之入錫蓋揚州橘柚豫州磬錯荊州大龜惟諸侯入見貢之爲大饗庭實也以非常貢故別複言貢鄭言貢錫則豫州不聞產錫不當同文異義王肅及枚孔謂錫命始貢磬錯大龜旣非歲收之物錫命責辦尤不能猝供宋人則云橘柚必命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言似正而實不可通何者祭祀賓客歲歲常經因此錫命責貢仍是歲歲常貢又何必多一錫也

黑水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地里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言三危山在鳥鼠之南書正義引鄭云今中國無也正義引漢志滇池縣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史記正義以爲導川黑水古文疏略梁州黑水則引括地志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水經注云黑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言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孔明牋言朝發南鄭莫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此也道則百里也陝西通志亦載之城固縣志云縣西北五里有黑水南流入漢是城固以西爲雍界東爲梁界梁州僅東至華陽一綫東西三四百里南北一二十里禹貢所載梁州山水俱在黑水之外今案禹迹乃所身歷解者

各以巾箱所有書檢證之故或言古文疏略或僅就所見以貺古人皆不然之說也陝西甘肅四川志乘所載黑水白水至多自南山黑谷北流于蓋屋西南入就水者亦名黑水後魏正光末秦州賊東侵岐雍軍于黑水魏將崔延伯軍馬崑以拒之又西渡黑水向賊營此亦非雍州梁州兩界之黑水也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逕敦煌過三危山又南入南海書正義言黑水在河北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然今無其水敦煌縣志云三危山隋志在敦煌縣括地志在沙州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明都司志三危爲沙州望山俗名昇兩山今在城東南三十里三峰聳峙如危欲墮故名又云黑水括地志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東南流絕三危山二千餘里至鄯州又東南四百餘里至河

州入黃河又云黨河漢書龍勒縣有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又云色爾騰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南四周有山圍繞水不常流色爾騰河由巴彥布喇至鄂爾打坂止二百九十里黑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北大澤番名哈喇腦爾黨河之水自南來以此澤爲歸宿依敦煌目驗之言黑水至三危者止入黃河其近三危之水入海者乃色爾騰海子是禹貢導水之黑水今爲色爾騰河黨河矣且河源江源以北水無入南海者然則雍州與西河相對之黑水卽導川之黑水在敦煌而禹貢雍州之文亦不出黑水之外其梁州之黑水與華陽南北相對當爲今金沙江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是也梁州黑水依漢志云符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犍道入江卽今敘州筠連縣之南廣水出烏蒙之鎮雄山經筠連高縣慶符至

宜賓合金沙江以入大江者而金沙江出青海河源西北經玉樹諸番及川西土司入雲南納昆明卽所謂滇池黑水祠者北至宜賓入大江又與符黑水合唐樊綽嘗言之蓋禹貢與華陽相對之黑水爲金沙江則禹貢梁州之文不出華陽黑水之外禹貢三言黑水雍州及導川之黑水一也梁州黑水又一也如荆岐旣旅荆及衡陽惟荆州非一荆也至雲南之蘭倉江出察木多西北瓊布三土司北鄂穆楚河亦曰瀾滄江經麗江大理永昌順寧而合大理之墨會江又經景東鎮沅普洱車里經粵南以入南海者亦爲黑水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西洱河相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來會爲洱河亦曰葉榆河下爲漾備江亦曰墨會江黑水甚多然非禹貢黑水也禹貢雍州黑水當在雍西梁州黑水當在梁南雍州黑水必不入南海梁州黑水必不至三危經文不能強通若三危卽衛藏禹迹由察木多至車里事之所有又大理雲龍州亦有三危山爲瀾滄所至則導水之黑水非雍梁言界之黑水也

周公奔楚義

金滕周公居東二年東者楚也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時病周公揃爪沈河祝神藏冊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禱書乃泣反公蒙恬列傳云成王有病周公揃爪沈河書藏記府及成王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者公走而奔於楚此記府禱書與金滕祝冊自別爲一書成王同時見之史世家兩言見者非也今知金滕居東卽是奔楚者論衡感類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天大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金滕正言居東爲奔楚而史記以居東爲畢定諸侯馬融言辟居東都鄭康成言出處東國墨子耕柱言東處於商蓋越絕書言出巡狩於邊琴操言奔魯傳聞不同今案流言時商奄未滅東都未營未命伯禽爲公後公

歸無所故知是奔楚也譙周言史記由秦燔書說金滕事失其本末案蒙恬時秦未燔書恬言周公奔楚不容失其本末又左傳昭公七年將如楚夢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然則襄公會適楚故祖導昭公以見周公會適楚故祖以導襄公不應梓慎子服惠伯蒙恬三周人說周事反不如譙周也或曰居東者擁兵東伐也使周公釋兵出奔將恐爲人所制戮答曰時未致太平也居疑地而擁兵一敗卽不可復救齊欒高是也未致太平則事權不一貴戚之卿出奔待罪賊臣亦不能制戮之魯成季是也周公奔楚管叔不能逞成季奔陳共仲亦不能逞成王出郊迎周公閔公次於郕以待成季均復位秉大政知此則知周公之出奔其慮深矣左傳周公祖襄公之義甚明而左傳師儒無爲說者亦無申論衡所引古文義者故爲比附之

金滕公命義

太祝六辭二曰命太史以邦事作龜之入命八曰瘳詩定之方
中傳建邦能命龜士冠禮筮日筮人受命於主人士喪禮筮宅
筮者南面受命旅占進告命筮者卜日卜人受命不述命坐命
龜金滕云卽命元龜又云公命謂命龜也其時史祝冊曰今我
卽命於元龜乃卜三龜納冊金滕之匱中王啟金滕得之二公
及王問諸史百執事非問啟滕時官謂按御史數從政者舊籍
司士羣臣歲登下之版求當年在官之人問之所以二公先問
復于王王又問故曰及王問也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者言
此事信然因歎公非不利孺子之人又言此實公命龜之辭也
我先時特不敢誦說耳史記魯世家以命龜之命爲命人謂公
先誠守者勿敢言是古文家說亦以祝冊不可棄永緘之不欲

多日類稿 卷一
巫祝衆小吏傳說至王得書始發也王莽祭禱泰時求代孺子
勅諸公勿敢言不知周公當日並不會語諸公但守者及執事
知之耳莽讀書不明章句略取其意書嘉禾延登贊曰假王立
政言格於王位而立政假格也莽略觀之以假爲僞借因作假
皇帝古人大節在儒者能心知其意也

殪戎殷解

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
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言殪殷爲文王所受之命至武
王勉成之左傳宣公六年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
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言不亟亟
用兵狄將可殪文王不伐殷殷亦殪也故曰此類之謂殪說文
爲死戎爾雅爲大殪戎殷如踣大木言不可驟也詩肇禋箋云
祭天枝伐正義引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言先伐枝黨崇侯
之屬殪戎殷陰行善事今孔傳云殺兵殷杜集解云以兵伐殷
盡滅之非書及左傳之意

寡兄解

康誥周公以成王命命康叔又述王命申已意誥誠之故篇首言周公在東都洪大誥治篇名亦題以誥不曰命酒誥瑣陳舊聞戒妹士戒康叔梓材以王命戒康叔因以戒成王故孔子序書三篇同序明是周公數數言說非冊命又必非武王言也定四年左傳言封魯命以伯禽封衛命以康誥封晉命以唐誥皆周公相成王尹天下之時其言命以者謂誥誠書非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正以命名書也篇中周公告康叔稱武王爲寡兄者寡嫡也少有也見詩傳箋此言嫡兄聖德寡有之兄如康王之誥云我高祖寡命詩思齊頌文王妻太妣嗣徽音云刑於寡妻寡命寡妻寡兄皆頌美非如寡人謙稱也稱小子封者周公視其弟雖老猶小也宋蘇軾移篇首四十八字增之洛誥則同

序三篇皆不可解遂互相攀引謂武王時衛與三監同封寡兄如宋時言劣兄而梓材王惟德用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不可解則直詆以不類且譏書序不知康誥篇首爲洛誥脫簡因誤爲成王之書按定四年左傳祝鮀自言衛封在成王定之之時以衛臣言衛事書序同之何以謂誤而曰是知書序果非孔子作也所知如此不如荏楚無知矣

呂刑義

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明啟刑書胥占是刑法古有定條又有損益因革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則夏有書康誥云殷罰有倫呂覽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則商有書文十八年左傳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誓命在九刑不忘則周公亦有書昭六年左傳叔向譏子產鑄刑書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叔向之言當由所從得者非賢故爲此草菅人命之論二十九年孔子亦譏晉鑄刑鼎則謂其棄唐叔文公之法用夷蒐之法章示民使民在鼎謂專改制度非謂

古無刑書又左傳能讀入索九邱張平子以爲入議之刑及九
刑不當如叔向言舉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盡棄之以便酷吏用
意上下賊人命也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春秋昭公
元年左傳趙孟云夏有觀扈觀與扈同言是叛國也楚語士蔣
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此五
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韓非子說疑篇云堯有丹朱舜有商
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誅者皆有父
子兄弟之親也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元作殷之五子忘伯禹

之命假國無政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
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啟十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
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太康未立時五人
已有姦迹墨子非樂篇有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
又曰湛濁於酒又曰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離騷云不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王逸注云夏王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知非樂引武觀而文冠以啟更有脫漏言太康不法禹啟也史記夏本紀云帝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於洛汭亦依書序合太康數之潛夫論五德志云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謂之五觀是五觀終於非賢觀者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續漢郡國志東郡云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水經河水注云衛國故城南古斟觀巨洋水注云五觀蓋其名所處之邑名曰觀也淇水注云頓邱古文尙書以爲觀地時河北行鄭古文此鄭序注說也謂五子爲五觀又言觀姚姓者太康兄弟五人避亂居於觀仲康子相亦居觀左傳引虞人箴言帝夷羿則羿已立爲

帝左傳又言浞因羿室滅羿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澆求之少康奔有虞夏臣靡收斟鄩斟灌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斟鄩斟灌本夏同姓爲澆所滅少康之興由有虞故以斟灌授姚姓左傳昭二十二年周有邲邑史記正義引臣瓚云斟鄩在河南蓋後遷北海則樂安之灌亦由分名書序須於洛汭書堯典正義引鄭注云避亂於洛汭鄭親見孔壁五子之歌古文就其注及說觀地可知古文古言太康兄弟五人不言六人易乾鑿度云命厯掘執并投者上契輔鄭注云契輔者推契而輔之也若太康之昆弟據此則鄭所見之古文其迹益明古文記太康五人自洛汭保觀命厯乘勢於觀更立太康卒仲康立以至於相太康兄弟五人皆沒於觀故曰五觀猶周曰汾王也五人名號今知其三曰太康曰仲康曰

武觀釋文云五子名號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是惑於枚本
厥弟之文水經淇水注云太康弟五君號五觀應言太康兄弟
淺人依枚義改之則是兄弟六人明與序義異歌詞不可用也

允征序義

書序云羲和湎飲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史記謂帝仲康
時鄭云允臣名史記不采左傳羿事蓋孔安國所不說據左傳
羿代夏政爲帝夷羿則中康之立亦猶朱均別守丹商國邑耳
枚書謂中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又作傳云夷羿廢太康
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是羿
亦爲大臣不得爲帝夷羿矣宋蘇軾謂羲和貳羿忠夏羿假命
征之其言無徵而深得枚孔之意蓋王肅皇甫謐見高貴鄉公
母邱儉諸葛誕之事集此文證之也南宋元明之儒務與蘇爭
而互相攀引毅然定羲和爲羿黨則又一無稽之言各成一局
且謂孔子書序不明羲和黨羿之罪夫羲和黨羿南宋始有成
案孔子周人何由得明之且非枚書意也

湯從先王居義

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正義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鄭意契封太華之陽為
 始封國不得承帝嚳統不得云遷後乃自遷蕃至湯居亳復在
 太華之陽則所謂先王者契也從契居太華之陽也詩商頌正
 義引維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曲禮下正義引維予
 命云湯東觀於洛曰寡人慎機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云天乙
 在亳諸鄰國緼負歸德東觀於洛降三分沈璧宋書符瑞志云
 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據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
 縣謹舉山倉帝得書處今商州地湯自亳東觀洛亳在洛西明
 矣史記六國表序云禹興於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秦用雍
 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謂湯始居之亳在西司馬遷從孔安國

問尚書古文又合觀洛緯義也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典寶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
三股竹書云桀居斟鄩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周有鄩邑在河南
戰國策吳起云桀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前羊腸在其後
爲今河北懷慶史記貨殖列傳云南陽潁川夏人之居也夏王
圻當今懷慶河南南陽三府地湯亳在其西兵自西而東升陟
伐三股於勢順也先王契亦遷者水經渭水注云巒都城北故
蕃邑殷契之所居引世本云契居蕃闕駟云在鄭西卽巒城今
華州也契封商地大得至藍關北聽其遷湯伐桀時亦盡得西
方湯特以七十里起非以七十里伐桀又莘商世姻周頌言莘
在洽陽渭涘亦陝西地也孟子伊尹耕莘野趙注云在郟陽湯得天下復於中
土創立亳商頌云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言湯旣受命始以

商邑翼翼爲四方之極明伐桀以前不然矣禮緇衣篇引尹告
云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時已正域居中土亳就所見言夏邑
在西湯所居皆曰亳者字亦作薄有今商州偃師商邱曹縣之
別殷末之亳分爲三則成臯轅轅降谷周東遷其人又遷今咸
寧桓王時始滅史記秦本紀云寧公二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
亳王奔戎遂滅湯正義云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
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云亳京
兆杜陵亭是也史記封禪書云雍西社亳有三杜主之祠卽今
咸寧之亳秦紀集解引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封禪書
云于亳社索隱引謐云周桓王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案史記
言亳王奔戎則亳非戎言滅湯而三原有湯陵此陵非奔戎者
所能有則其人葬三原者曰亳王湯奔戎者亦曰亳王湯其君

皆曰亳王湯如重黎子孫皆曰重黎亳之最後者在此而六國表集解引徐廣云京兆杜陵亭湯始居之亳却又非此也殷本紀從先王居集解引皇甫謐云梁國穀孰爲南亳卽湯都穀孰誠是亳特非從先王居之亳尋此事惑亂經義俱由於謚謚旣屢爭亳王湯誣之爲戎水經汜水注書正義俱引謚云葛在寧陵則亳理不得遠不悟盤庚明云先王有服不常厥邑豈得責湯始終皆繞葛居又今山西垣曲西北有亳城卽後周亳城縣西南有葛城卽史記趙成王十七年與魏惠王遇葛孽者亳葛豈得必近寧陵巢元方諸病源候寒食散發候引謚云凡有寒食散藥者雖素聰穎發卽頑劣救寒食者要當逆常理反正性又云當違人理反常性又云務違常理是無疑也則謚散發時輒著書以輔王肅冀用救死呂氏春秋慎大覽末嬉言天子夢

兩日門西方日勝湯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肅謚作孔傳解先王爲帝嚳則亳在東其解升陲則云繞出桀西乘桀不備立義險謬若此書序正義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不知何書注文謾引於此史記封禪書雍西社亳集解引臣瓚亦云濟陰薄縣是謚後儒者引古俱謬經注言亳者均在商頌周雅書序雒子命尙書中候史記後又其言及地里書皆就湯得天下後言之周號莘鄭皆東西有之何疑於亳以中土亳說從先王居則華陽之封莘野之聘升陲之師事理皆悖鄭樵通志都邑略云太史公言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在今長安南及湯有天下始居宋地漢後說亳者惟此最通今知亳在西而謂先王定是契者周語云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史記自契至湯正十四世荀子成相篇云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是契爲

元王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桓撥是商止祖契稱元王無緣以帝譽為先王書序正義言契以下皆諸侯不得稱先王不知契稱王詩有明徵若帝譽則不應降稱王也史記帝告作帝誥古義可知唐人索隱謂誥一作倍其亦王肅皇甫謐之文歟

尚書篇目七篇說

言尚書目者多得此失彼又留餘義今使義異者各歸其部為立七目庶幾易曉

伏生今文二十八篇目第一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牧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鮮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伏生二十八篇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云兼秦

誓言之其說非是司馬遷見古文以分出康王之誥追數之本在伏生書中故可云伏生得也

漢志經二十九卷目第二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杼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佚

君奭

顧命

肸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在博士者泰誓後得其書本在民間故婁敬董仲舒終軍等

多引之書正義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上之

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

太常博士書亦云孝武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又孔安國

三篇皆有傳見正義引李暉集傳正義云李暉每篇引孔安國

曰是也正義用枚本乃謂此經為偽云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

作傳則又自忘其引別錄之文矣王氏鳴盛不能知正義之謬

乃云此直當抹撥此傳經佳證也奈何抹之乎或云泰誓宣帝

時得者據武帝時博士起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

卷有書序一卷者由不知泰誓起傳為經之故使西漢經有書

序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書序

也

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目第三

堯典

舜典多

汨作多

九共九篇多

大禹謨多

皋陶謨

棄稷多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多

允征多

湯誓

湯誥多

咸有一德多

典寶多

伊訓多

肆命多

原命多

盤庚三篇分

高宗彤日

西伯戡鬻

微子

牧誓

武成多

洪範

旅葵多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分

畢命多

棗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書序

右孔壁文史記漢書儒林傳並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

今文字讀之亦謂之中古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是也亦謂之中書儒林傳云成帝時

東萊張霸以百兩篇古文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是也題目同者

為一卷就小篇目則為五十六篇書序惟古文經有之史記三

代世表孔子世家皆言書序者司馬遷古文學也今文無之博

士亦無之故說今文者謂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法言問神篇

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以非博士說故推之曰昔也此小篇多

二十五劉歆書云書十六篇者亦以題目同者為一篇又以書

序非書故不計序舜典以下止多十六篇也依舜典棄稷為多

盤庚三篇及康王之誥為分則舜典不分堯典棄稷不分皋陶

謨漢志之古文經自別有舜典棄稷文也此目畢命孔穎達引

作罔命者惠氏棟云書正義引鄭注畢命序言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事不與此序相應則古文經有畢命但逸耳漢律厯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冊豐刑是古文經有畢命之證今依列罔命爲畢命王莽傳引嘉禾伏生書大傳有嘉禾揜誥蓋所記憶殘句周官保氏序官疏引鄭志言周官太師太傅大保茲惟三公此經無周官者趙商引大戴保傅篇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爲問言周有此官又君奭序正義馬鄭以師保爲大夫官謂鄭不見周官之篇是鄭志周官非指書篇名也其他引者多逸周書七十篇非此經逸十六篇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者建武之際武成一卷亡也藝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衆本皆不應七是誤文也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者以五十六篇亡武成一

益泰誓三遂爲五十八此非向所及知八亦誤文也

張霸書百兩篇目第四

百兩篇

右霸書因書緯言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下至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霸因作此漢書儒林傳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此霸書明著百兩之數書正義謂鄭本五十八篇爲霸書是不知計數矣論衡有引百兩篇尙書

泰書一卷目第五

古文一卷

右杜林所懷後漢書傳明著數止一卷又此卷仍博士所有者以賈馬鄭皆有說知非逸古文尙書古文冤詞以此爲鄭本事

由湯倫傳倫傳非逸篇又不當有泰誓與鄭氏本不合也

馬鄭書四十六卷目第六

堯典

舜典逸

汨作逸

九共九篇逸

大禹謨逸

皋陶謨

棄稷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逸

允征逸

湯誓

湯誥逸

咸有一德逸

典寶逸

伊訓逸

肆命逸

原命逸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鬻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洪範

旅獒逸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逸

棗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書序

呂刑

文侯之命

右古文經亡武成鄭以博士業泰誓三篇益之亦同題同卷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其非博士業者惟為書序作注其十五卷二十三篇存其文而逸其說馬本初亦如此今俗間有馬融忠經乃多引枚本書文不知誰所造

枚氏分序本四十六卷目第七

堯典

舜典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大甲三篇

咸有一德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酒誥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枚本分序以冠書同序者同卷亦四十六卷五十八篇正義引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文以證之不然也劉向言古文乃孔壁古文無秦誓王肅等未之思也

癸巳類稿卷二

薪義

黻俞正燮理初

說文云蕘薪也薪蕘也蒸析麻中榦也柴小木散材單言之則薪蕘柴通詩漢廣錯薪有楚蕘則兼草木南山析薪匪斧不克小弁析薪地矣車牽析其柞薪白華樵彼桑薪棫樸芄芄樸薪之槩之禮月令季秋伐薪為炭則薪為木此皆單言之也對舉則蕘薪草也柴木也蒸析麻中榦也詩無羊云以薪以蒸言牧人無事或樵采或析麻而解者曰麤為薪細為蒸周官甸師云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亦言樵采及析麻而解者曰大木薪小木蒸禮月令季冬云收秩薪柴則是薪為草柴為木而解者曰大木可析為薪小木合束曰柴其訓釋由析薪薪炭之文不

悟彼是單舉可通之辭漢廣正義謂薪是木稱萑草亦言薪者
因薪楚通其義則因鄭之誤而益誤者也古草木通曰薪今草
木通曰柴究之柴从木是木薪也薪从草是草柴也各有本義
今燈草尙稱燈薪其義最正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荅何休皇甫謐

詩何彼禮矣毛傳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正義云何休
言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娣姪如諸侯禮者義不以天子之尊絕
人繼嗣之路皇甫謐言武王五男二女元姬妻胡公王姬宜爲
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按何休說
見公羊莊元年傳注中今謂事無所出者言非雅證不當據之
今檢古事堯以二女妻舜秦穆公納女五人於重耳季孫宿以
襄公姑姊二人妻邾庶其此則秦穆明云納女與妻圍禮別舜
及庶其自二妻皇甫謐欲武王以次女作媵事不相侔或曰媵
亦可言娶不必是賤左氏春秋成八年杜預注云古諸侯娶嫡
夫人及左右媵俱有姪娣其說亦非媵爲將送亦爲謙從有莘
伊尹晉伯皆男子以送女則爲媵士昏禮女媵甚卑不得謂

之娶今能備姪娣以嫁女者而甘以女為人媵且娶則當聘聘富貴能備姪娣人之女為媵皆非人情又無以措辭檢左傳魯文公有二妃敬嬴齊桓公有三夫人邾文公有元妃二妃陳哀公有元妃二妃下妃衛莊姜在位莊公娶於陳鄭世子忽娶於陳齊侯又請妻之皆非同姓又非妾杜以事不可通乃謬為娶媵之說不知此是三官夫人見公桑禮惟元妃為嫡不敢匹之非即是媵凡同姓異姓媵者皆以媵女先至女母家自女母家至壻家故謂之媵若壻家自娶者何得名為媵乎左氏成八年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正義引何休左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言異姓則否而不譏十年齊人之媵其義為短左傳記載實事言同姓當媵異姓不必凡嫁皆媵非謂異姓不許媵今十年齊人之媵鄰邦加禮何當譏之且休忽言備姪娣忽言博異氣則武王二女非異氣何必俱嫁胡公詩有邶侯之媵譚公維私又有瑣瑣姻亞謚皆不問而謂王姬當為媵殆散發務逆常理之談矣

詩騶虞義

詩騶虞毛序言鵲巢之應與麟趾應闕雖但德化相應非必獸應鳥取符瑞也禮射義篇云騶虞樂官備也此詩異義引韓詩魯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正合官備之旨鄭君注禮未得毛詩用三家說云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吁嗟乎騶虞以歎仁人謂官備在五豝不合韓魯亦不合毛毛傳以騶虞爲獸或疑其名不見爾雅不見爾雅不足難之惟其義參差逸周書王會解有英林酋耳書大傳有於陵虞山海經有林氏騶吾史記滑稽列傳有騶牙與毛傳騶虞同是一物然毛云不食生物王會則云食虎豹其性更猛矣藝文類聚引瑞應圖下連毛傳後人引瑞應圖遂云得虎豹卽殺之不食也又牽合白虎古言麟鳳龜龍上應天象朱雀爲鳳白虎爲麟又言麟應中官則以白

虎為騶虞今見宋書符瑞志開元占經引晉中興徵祥記所言
 白虎騶虞均無殺虎豹不食之義傳又云白虎黑文司馬相如
 封禪文云囿騶虞之珍羣般般師古云從丹青之丹之獸白質黑章說文
 云白虎黑文山海經則云五采畢具大傳則以虞命馬取其善
 走非取不食生物是山海經王會解書大傳均非助毛義者又
 毛詞理不完周南吁嗟麟兮上有麟之趾語比義明則就所比
 歎美之此云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殖豝豝之後忽雜以白質黑文不食生物之
 獸上擬其君辭既不達禮亦不順周官肆師疏引異義周南終
 麟趾召南終騶虞皆是獸詩譜言麟趾騶虞皆獲嘉瑞是皆毛
 序之蔽墨子三辨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禮樂記云左
 射豝首右射騶虞均是樂章若圖而射之則更無取於仁義如

毛氏說也賈誼新書云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翼五
 豝以待是韓魯詩天子掌鳥獸官義左太冲魏都賦邁梁騶之
 所著劉淵林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珠

應麟詩考引本元張氏板本皆如此今六臣注本作田曲班孟堅東都賦梁鄒靈囿注引亦

同元張氏板本作毛然則騶虞者騶中之虞義長於毛者說詩詩傳毛定韓魯誤

文辭意俱合漢書西河郡有騶虞縣蓋三分有二時方七十里
 囿地連虞官名縣者如船司空縣名騶之虞船之司空名同一
 也詩祈父云祈父子王之爪牙呼祈父即呼王歎騶虞即歎仁
 君以人及人義同二也漢書東方朔傳奈何乎陛下吁嗟奈何
 騶之虞陸之下學古辭同三也左傳魏絳述虞人之箴敢告僕
 夫告僕夫在後吁嗟騶虞亦在後詩箴語次同四也難者曰詩
 譜南惟甘棠何彼穠矣為武王時詩文王時何言天子掌鳥獸

官不知制由後定如臯門應門之名又樂記周召之治在武王之
事太公之志後四詩說不同師不定是文王時作則天子掌
鳥獸官與樂記合五也難者曰騶虞是獸猛而善走故山海經
言日行千里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之乘同於大傳此則古
人命名皆有依取古以鳥名官豈得謂祝鳩不是司徒又齊世
家有泰誓蒼兕左傳有舟鮫不謂兕非獸鮫非魚亦不得以獸
與魚當泰誓左傳之文商子禁使篇云騶虞以相監使馬能言
則騶虞無所逃其惡是牧者亦得名騶虞取善走也圉官名騶
虞大傳云虞不避虎豹也然則梁騶圉名騶虞官名又得一證
於騶虞之獸六也毛傳義有不安後人徒爭有無騶虞之獸於
詩義無當用采韓魯義以明之解頤新語引齊詩章句不見所
出近韓魯說或鄭君射義注是齊詩歟

睨睨解

凱風云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傳云睨睨好貌箋云以與顏色說
也箋以傳好貌屬黃鳥顏色者綿蠻黃鳥傳云綿蠻小鳥貌其
義一也按此睨睨好貌是人視黃鳥好也說文睨出目也睥大
目也或作睨言人注目視此黃鳥如小宛云題彼脊令載飛載
鳴是此視黃鳥例也或曰睇視脊令見其飛因言其鳴耳此黃
鳥止好音何用視之荅曰伐木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彼相鳥
聲是此視黃鳥好音例也

木桃木李釋書埤雅後

詩木瓜篇有木瓜木桃木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

桃詩投我以木桃是也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

於木瓜木李無義姚寬西

溪叢語謂是假果因斥鄭箋初學記六帖為誤兼以孔子見苞

苴之禮行焉其語亦非寬誠無足取陸佃埤雅則云江東父老

視木實似瓜有鼻而不木者為木瓜圓實小於木瓜而木者為

木桃大於木桃而無鼻者為木李其說合於本草其解經謂木

瓜百益故以投人於是木桃木李皆從其類按爾雅不為木桃

木李立名而毛傳則有義可尋毛解木瓜云可食之木乃通釋

桃李加木之文也何以言之詩又云瓊琚瓊瑤瓊玖琚為佩上

物須明加瓊瑤則美玉玖則黑玉無須瓊文說文云瓊赤玉毛

解瓊琚改云瓊玉之美者亦豫通瓊玖之義也王得臣塵史袁

文襄牖閭評引韓愈雪詩踏作瓊瑤迹疑是屑瓊瑤或以韓愈
 詩為誤或謂說文赤玉為誤則是乖戾之談文選謝惠連雪賦
 云瑤階瓊樹注引莊子云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亦見蜀都
 賦注今莊子無亦言樹枝似玉耳凡字有本義有轉生義瓊赤玉是
 本義美玉則是轉生義美玉色不止赤然無緣專定為白也詩
 與玖連文固不得依說文為赤黑玉亦豈得依唐詩解瓊玖為
 雪白之黑玉乎詩他言瓊英瓊瑩瓊華則凡玉皆可言瓊猶之
 木為桃李總名也詩一章言木瓜瓊瑤以瓜皆蔓生而此瓜實
 生於木則曰木瓜猶瑤有用石用珠之別而此瑤實美玉則曰
 瓊瑤此文言之相從者也桃與李之必生於木猶瑤與瑤之必
 可知為玉也一章言瓊瑤則瑤玖皆加瓊故一章言木瓜而桃
 李亦皆加木此又文之避不成辭而相從者也知袁文說瓊之
 誤則知陸佃等說木之誤毛傳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皆通三
 章言之古經師解經一字而竄篇並明知瓊瑤瓊玖之為辭而
 木桃木李之為辭與爾雅之不為立名其意皆可見爾雅釋木
 篇云楸木瓜是此詩木瓜也大雅抑篇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是此詩木桃木李也述異記桃大者謂木桃是無以處木瓜之
 文故知古訓最闕遠堦雅之說今人猶有此名蓋緣詩生名而
 不可以說詩陸於詩名物疊詠者解釋並工妙此蓋未當故聊
 記焉壬戌十月泰安旅舍書

簧考

詩云吹笙鼓簧禮月令云調竽笙簾簧明堂位云女媧氏之笙
簧多笙簧並舉或謂簧大笙也明堂位注引世本作篇云女媧
作笙簧世本之意止以笙中之簧女媧所作風俗通引世本云
隨作笙又引世本云女媧作簧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一
切經音義七並引世本云隨作笙白帖引世本云垂作笙又單
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文選長笛賦注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暴辛
爲埴釋名云笙以匏爲之其中汙空以受簧宋書樂志云笙隨
所造其笙中之簧女媧所造也隨應在女媧後一切經音義八
引古史考亦云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蓋簧可無笙笙不可無
簧故當先作簧簧卽今簫子通俗文爲哨子喇叭瑣呐口琴皆
有之其單用則曰哨子亦曰叫子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又云

並坐鼓簧又云巧言如簧皆單言簧謂巧言如簧者鼓歎子能
效鸞鳳百鳥之音言之巧者似之不得謂簧卽笙巧言如笙也
釋名云笙竽皆受簧亦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則漢別
有簧神仙傳云王遙篋中玉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
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是晉時猶以此爲樂器唐時樂器猶有
吹葉舊唐書音樂志有嘯葉銜葉而嘯又言六朝樂器有葉遼
史樂志有吹葉均在笙簫笛篋外宋陳暘樂書云今民間有鐵
葉簧削銳其首塞以蠟蜜橫之於口呼吸成聲樂工所習與儒
者文字不相通又其時人間自有長歎歎聚鳴鼓吹唇及兵行
巡哨之法儒者不知哨卽歎歎出於簧簧卽叫子因謂歎法不
傳簧只是笙唐以後經注文選注文與古書時制俱不相協今以
世本推之知女媧破小管納舌鼓之名曰簧自爲一樂器其後
配笙又自爲一樂器於經史及時制皆可通也章如愚羣書考
索謂簧當自爲一樂器其識甚卓路史則云隨作制笙簧注云
隨作臣名語之怪陋由不知簧是一樂器自撰一語欲與明堂
位並行云

○ 勺藥義

詩溱洧云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毛鄭以來謂卽今紅藥此乃自牧歸蕘之比韓詩薛君以爲勺藥離草或謂藥爲貽椒之類陸佃以爲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望文生義亦非說經正義今案漢書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論衡譴告篇云釀酒於罌烹肉於鼎鹹酸淡苦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漢人相承語如此蓋齊魯之義中饋日用物也

檜羔裘義

詩言羔裘屬卿大夫者則曰羔裘豹飾羔裘豹祛羔裘豹褻羔
羊正義云論語鄭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
羔裘惟豹祛與君異詩但詠羔裘者謂諸侯朝服也檜風云羔
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
謂羔裘者檜君也狐裘者大夫自言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衣狐白惟不以錦衣裼耳正
義言錦衣狐裘諸侯之服在天子之朝則服之歸其國則不服
在國視朔受聘服麕裘今案箋以羔裘爲檜君朝服則羔裘指
檜君矣左傳云臧之狐裘臧非命卿亦狐裘知此狐裘爲檜大
夫矣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
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言羔裘之君逍遙而已

翱翔而已日出膏曜而已有道之臣衣狐裘在朝堂豈不惟君之思而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則惟怵怵焉憂悼蓋君務逸臣雖在朝堂不能有成道當去也傳云狐裘以適朝不云視朝知是大夫以朝也傳云堂公堂也若君在堂不須言公堂知是有道大夫在堂也序言君好潔其衣服詩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關大夫狐裘也箋云檜君朝服燕而祭服朝是潔其衣服先燕後朝不自強頓改傳義今案傳義甚隱故爲申之

巷伯作詩義

巷伯毛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言初由讒被刑詩哆兮侈兮成是貝錦傳云自謂避嫌之不審也引顏叔子魯男子事以證之箋則云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正義云傳言此者是證避嫌之事此寺人非能身爲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則正義依箋解傳而不知非傳意也案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傳云罪已定矣而將踐刑故作此詩箋云自傷將去此官是毛言此孟子以男女之嫌譖人誣致其罪枉得宮刑定爲寺人鄭言此寺人被譖在宮中不謹或逐或重得罪去此寺人之官也傳箋截然不同正義乃誤解傳意王肅於此詩不標毛義肅甘心與鄭爲難亦有精力不到之處

○逸豫無期申箋義

詩白駒序云大夫刺宣王箋云刺其不能留賢詩云皎皎白駒
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云願其
來而得見之爾公耶爾侯耶何爲逸豫無期以返也慎誠也箋
云誠爾優游使待時勉汝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決之辭箋義
長也箋言自決之辭如十畝之間義謂王不留賢則賢者可去
今白駒以食苗藿而來倘賢者留用貴爲公侯任重憂民則無
期以逸豫故當誠汝優游以遁思自勉蓋賢者不得有爲多有
逸豫優游之思以王不能留相謂宜決去也傳謂逸豫似公侯
於理爲弱以詩有萬壽無期思無期故就爲此言實則詩無達
詰此止言逸豫無時箋意反其詞以慰之言倘爲公侯則不能
逸豫矣詩緝言公侯不能逸豫羨其遁思之樂不如箋意深長

也

。啟明長庚古義

啟明在日前長庚在日後其最明者詩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
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但指其明者言之不定指何星也
論衡是應篇云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何如狀詩言東
有啟明西有長庚或時昏見于西或時晨見于東詩人不知則
名曰啟明長庚矣其論最確按五星木歲星火熒惑金太白水
辰星土填星以古法歲星歲在寅則星在丑歲在卯則星在子
十二歲一周天熒惑二歲一周天太白一歲一周天然其行度
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又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又
入三十五日又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辰星一歲一周天其行
度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填星二
十八歲一周天史記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

見西方為長庚則專指太白而大宗伯疏引星備云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一周天惟辰星日行一度今法作詩者所不曉古法則如此是五星常在日前者惟辰星而太白有在日前時有在日後時啟明長庚不定何星但太白辰星當其位即以為名耳有兩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有長庚時

四月匪人義

詩四月先祖匪人箋正義詩集傳言先祖非人乎何使已當此難世無所歸咎怨恨之甚其言不安正義引王肅言已不得祭其先祖王肅所造孔叢記義云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左傳文十三年季文子賦四月注云思歸祭祀然不能與祭遂以先祖匪人詰其上亦為不詞歐陽氏修言先祖任用非人見毛詩傳古義王氏林言先祖不以子孫為人陳氏啟源言先祖讀斷匪人乃見毛詩傳古義自指金氏姓言匪人謂非比他人皆望文生義李氏黼平言人見毛詩傳古義為說文奇字之儿仁人也即中庸表記仁者儿也之儿為相儿

偶與忍字相對今案人不必作儿詩匪人當如中庸表記仁者人也之人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

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匪人都謂先神匪復以人意相慰恤如下章言天子莫我有為葛藟亦莫我有之有匪與莫其義同也人與有其義同也冀先祖之人已天子之有已忠孝之人情切而詞悲也雲漢之詩曰后稷不克克刻識也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虞度也莫我有也不我虞也不克也匪人也同也詩無達詁得其句例則達詁也。

鞮鞢句讀義

詩鞮鞢有頤傳云鞮鞢者茅蒐染草也一日鞮鞢所以代鞞也傳意言鞮鞢之鞮為茅蒐乃染草也其下鞮鞢乃連文為義箋云茅蒐鞮鞢聲也鞮鞢祭服之鞞箋意亦言茅蒐為鞮鞢之鞮聲也其下鞮鞢乃連文為義上俱省之鞮二字耳士冠禮鞮鞢注云鞮鞢緼鞞也士緼鞞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禱為鞮句鞞鞞之制似鞞注意言韋染以茅蒐合茅蒐之音為鞮即禱鞮也其鞞鞞鞞則同文選西京賦注引毛傳曰鞮者茅蒐染草也不連鞞為文引書之體有此實則鞮鞞之鞮為茅蒐茅蒐則為染草若單言鞮則不得謂之茅蒐染草說文革部鞞云防汗也韋部鞮云茅蒐染韋也文各有當毛許鄭三君之文至當不可改易矣詩正義引鄭駁異義云鞮草

名齊魯之間言韎韐句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鄭
意韎爲茅蒐合聲茅蒐草名也齊魯言韎韐之韎如茅蒐寫其
言當作韎卽蒨也蓋韎音古如謀詩正義儀禮疏自爲說皆誤

○文王元年鄭義

鄭康成謂文王元年己未魯隱公元年己未詩靈臺正義引三
統證之諸經正義不知說天者古今不同不就經文敷迥厥旨
而引後世之法以淆之又不悟鄭專用緯說此所云己未鄭亦
本緯不用三統正義引鄭注書序云十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
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然則文王元年當入戊午蔀三十
歲戊午蔀以庚寅爲蔀首三十歲爲己未爲文王元年四十歲
爲己巳爲文王十一年正義又引徧校諸本雜師謀注云數文
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此魯公謂魯惠則隱公元年
當三百六十一歲又值己未是鄭依雜師謀數之且以文王元
年當受命之年乾鑿度云天元甲寅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
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蔀二十九歲伐崇侯

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而爲此者孝經援神契所謂文王優游典簿乾鑿度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女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部也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使其子爲木塞水依乾鑿度言自甲寅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則文王受命當癸丑言入戊午部二十九歲則文王改元當戊午明年爲元年當己未中有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五年受命改元不在一年援神契同雜師謀但以改元爲受命其元年己未則皆同也是鄭旨也三統則漢書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而伐紂爲十一年二年乃遂伐紂爲十三年武王伐紂年八十六後七歲九十三武王崩周公攝政五年後二年得周公七年十二月戊辰晦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伯禽俾侯於魯凡伯禽至春

秋三百八十六年隱公春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覈三統之文四百歲者上不數伐紂下不數隱元謂中距四百歲文王受命元年及隱元首尾四百十四歲文元己未則隱元王子隱元己未則文元丙寅鄭不用三統明矣大衍妄引三統舊說隱元己未克商己卯三統部數具存實四百二歲而以爲四百一歲推數不明乃妄毀古憲且三統並不言隱元己未周語伶州鳩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三統推之云張十三度史記天官書云攝提在酉歲星居午是伐紂當酉歲唐志麟德法李淳風推之云周師始起歲在降婁蓋太歲作噩之誤則隱元當丑歲寅歲而執歲星超辰之說者說自有據然不如從緯之合古法至後人又依史記推爲戊子歲依漢書推爲己卯不知用何法也

韓奕燕師義

韓奕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又云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又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案禹甸梁山必當爲禹貢之梁山在今韓城鄭康成時所謂燕去禹貢梁山甚遠故以完韓燕師爲古平安時民衆王肅則以召公薊燕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卽此詩韓城世謂寒號非也水經鮑邱水注潞戾陵堰東有梁山引晉元康時碑魏嘉平時潞已有梁山名聖水注誤引鄭箋追貊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爲韓東遷於是禹甸梁山之名改今案燕乃蹶父國也周初有燕有北燕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注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云世本燕國姑姓也漢書地理

志東郡南燕縣云南燕國姑姓黃帝後今衛輝之封邱地其國春秋前及春秋時正謂之燕鄭語成周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及此詩燕師皆西周時名隱五年燕師及宣三年左傳鄭文公妾燕姑其祖爲伯儵其後石癸亦稱之曰姑吉人也說文姑云百儵姓此詩云韓姑左傳有燕姑則蹶父本燕支庶春秋時南燕止稱燕也其在薊之燕正謂之北燕春秋納北燕伯高止奔北燕史記燕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是其證北燕後強大乃獨得燕名後人反以燕爲南燕作奕詩時薊不單名燕也詩言韓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則蹶父姑姓爲厲王壻以燕公族入爲卿士詩言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知蹶父不在燕人居周已有族里如魯凡蔣邢胙在周圻內詩言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奄受北國韓城在河西居鎬東北得受王命爲北諸侯長蹶父亦得假王靈用其國人爲韓築城如晉人城杞亦戚好赴役燕韓事同也鄭未思南燕姑姓故疑之王符潛夫論志姓氏云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是亦不知燕韓之地何在王肅乃以寒號城爲韓侯城後人多喜其說於詩之燕與姑不能通也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審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其分序置篇端當始於箋揚之水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

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茨下何彼禮矣箋車厭翟
勒面績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移在
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
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溢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
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
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關雎序下正義
及絲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今案後漢書隋書乃是強造
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
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序是毛公之序

王正月義

春秋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逸周書程寤解
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大開解云維王二月小開解云正月丙
子皆文王時書柔武解爲武王時書則稱一月然則稱正月及
冠月以王皆文王時文公羊以王爲文王是有切證且稱年亦
自文王豐保解云維二十又三祀小開解云維三十又五祀此
通未受命則商曰祀也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文傳解云
文王受命之九年此受命改元則周曰年也武王不改元而柔
武解有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有維王一祀小開武解有維王二
祀寶典解鄴謀解有維王三祀則但數武王卽位之祀與承受
命之年不相害武傲解有維十又二祀大匡解文政解及書洪
範有十又三祀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武王成王時復

稱祀者以克商之事言之專言周事則稱年金滕所謂既克商二年也書序皆稱年者孔子時文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謂建子之正一統之法本文王所定穀梁無文劉向為穀梁學其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則以武王承文王改元之年稱王周公受王正致太平三傳皆同周正始文王也周之為國始曰邵繼曰邵至文王曰周

竹書及帝王世紀
曰周王肅皇甫謐造文以害經

當文王時正建丑

朔雞鳴文王受命以建子為正夜半為朔以是年為元年唐梁肅曰不然孔子憲章文武故書序併敘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若文王受命改元易不當云湯武革命不知文王在侯服非止九年何緣併敘伐殷之年文受周命武革殷命文各有屬也宋

人曰君再改元後世之法文王豈得無故改元不知文王改元爲正朔正有故也又曰新君卽位宜改元武王何又不改元不知武王載木主行不得改元也或曰文王恪守臣節豈得稱王皆曰帝故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文王稱王以服事殷不敢稱帝詩文王有聲稱文王爲王后稱武王爲皇王史記殷本紀亦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其號爲王本文王文王未稱帝非叛也然則何以並夏殷稱三王曰三王所以通三正以周制况之亦謂夏殷王如言周易亦通連山歸藏爲三易也以三正名三王故春秋於周正稱王正王之名周主之也三正之王夏曰禹商曰湯周曰文武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文王稱王明也然則王二月王三月謂夏殷王歟此漢儒說非也

書有事之首月亦言受之周王也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明文王已自王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牧野既事諸侯助祭著之天下也書君奭云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又云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引云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則寧王受命卽文王宋人惡言寧王受命乃于書注改寧王爲武王以避之適與緇衣相反且君奭又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又云乘茲大命惟文王德經史皆記文王受命稱王其享天下八百年後人忽泯滅其事責以恪守臣節不當稱王如是則文王由方百里起周公何以言庶邦惟正之供孔子何以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不稱王尤不當辭虛名收實利也然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何也曰此周人語也武王以後之王所謂今之王古之

帝也在夏殷則曰民無二帝矣惟王莽愚悖言民無二王百王
不易之道不知前殷後秦制與周異周以文王故繼世稱王此
王正之義也魏晉人忘古訓不知王字何解乃學春秋于其時
稱帝正月宋人又申之曰春秋時天理廢人心壞不知有王故
筆一王字於書說誠新奇矣然聖人無故置王於春之下禮且
不順文亦不辭而欲以說經吾不知之矣

先配後祖義

左傳隱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
甲寅入于鄭計其行四日則在陳三日也陳鍼子送女先配而
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曾子
問正義引鄭注云祖者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又引
賈逵服虔以祖爲廟見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
見後乃始成昏譏忽先配也此傳正義引鄭衆以配爲同牢食
先食後祭祖無敬神之心今杜集解則祖爲告廟今按祖道說
是也杜言後告廟忽出國無不告廟禮白虎通言娶不先告廟
援士禮言之若世子及卿大夫出疆必告廟也賈服言大夫以
上三月後成昏以避儀禮士親迎夕入室之文又成九年季孫
如宋致女服亦言成昏其說非人情不可用計忽在陳三日則

案左傳此義与士昏必不可通
實限以言成昏時所見遠礼为
有此文不似遠之配說也

皆在祀說武

案此說不心以子之序鍼子言
証其祖不以此祖於後也史記
趙主古史於鍼子是其後家
且元是名歸是此可以字為傳在
於祖是於名於此以祖宗說之乎

配已三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謾
言忽不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即行苛辭詈之詩奕三章言
韓侯出祖四章言韓侯娶妻是鍼子所依託義耳以誣道神為
誣其祖者春秋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
公名元孔烝鉏筮得屯史朝日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葬
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
鍼子說祖史朝說元史趙說歸不為典要一也

晉一軍為諸侯義

左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襄二十五
年子產言天子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蓋專指晉言
之晉始以一軍用同制也時晉地不止方百里但取實地萬井
六十四井為車一乘萬井得百五十六乘尙有十六井不單出
百五十六乘為萬五千六百人除炊家子樵汲固守衣裝廩養
三千九百人得萬一千七百人補以羨卒在行間成一軍也昭
公五年舍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自以叔孫氏為
軍名是卿有百乘之家即得成軍諸侯地及同亦成軍圻則實
田出兵車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備此數不單出也

燕祖齊社義

墨子明鬼下篇云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
 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按說苑臣術云魏翟
 璜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簞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時
 以閒暇祖之於野是非祖餞蓋所謂馳祖者也男女屬而觀如
 今人看洗象其云齊之社稷春秋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
 梁傳云以是為尸女也注言主為女往意謂為娶哀姜公羊傳
 則云公一陳佗也謂越境淫於民間公羊又言三十一年築臺
 於郎臨民漱浣則此如齊觀社實為觀女人曾語云齊棄太公
 之法而觀民於社亦言齊社觀之者眾還冤記載墨子事作燕
 之沮澤當國之大祀是不知馳祖之制與齊社之事而專改古
 文也

春秋不告不書義

春秋不告不書義

春秋僖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此策書記事之法策書以次書之不能豫空策以俟補書又不可即所聞書之故書以來告之先後不以其事之日月先後也周大事多不見春秋實由不告後人不明策書法乃疑傳文又案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傳云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據經傳有十一月乙亥齊嘗丁亥慶封伐西門癸巳天王崩與乙亥相距十九日十二月乙亥朔齊改殯莊公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此年當有閏十一月甲

寅是閏月十日策書所載參錯左傳釋以故書云云以發策書
新意益以見策書不告不書之正法是年杜注推排非也昭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葬陳哀公亦據楚告書之非曾會葬也其他非會葬雖周王亦
不書無所據以書也杜云魯會袁克正義言葬有常期不待赴
按傳袁克忠而不能葬魯無緣會之陳滅國豈得有常期注疏
之誤可知

涉河侯車敗義

左傳僖十五年韓之戰秦伯使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
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侯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
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
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
及韓注云卜人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所見雜占言之卦
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秦伯不解故詰問之蠱于周易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喻晉君
其象未聞注言晉侯車敗合傳文觀之其義是也方苞左傳義
法舉要謂三敗是三戰劉炫規杜以爲秦伯車敗顧棟高杜注
正謬以爲秦侯車敗毛奇齡謂艮爲倒震震爲車爲諸侯倒震
則侯車敗今俱不取依杜注推之案卜人兼筮應別有雜書不

通三易則惟用雜占及周易也周易蠱彖云元亨利涉大川是秦吉涉河也詩關雎正義云北人謂水曰河不必黃河但利以涉往也艮爲木堅多節中車材三至五互震國語云震車也二至四互兌兌爲毀折是車敗艮爲外卦主敵故知是晉之侯車敗也巽爲近利市三倍故曰三亦互兌毀折故曰三去艮爲狐見九家又爲手又再爲狗虞翻作爲拘爲狐爲手拘故曰獲狐艮爲狐坎亦爲狐艮得乾上九居蠱上爲外卦主故曰雄狐狐蠱爲敵之主三去而獲蠱之雄狐故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蠱爲巽歸魂三世之卦三爲艮爻爻辰則值辰巽巽爲貞氣盛定爲手拘狐也貞風悔山以下傳文義自了晉侯果車三敗而至於韓

越國鄙遠義

越國鄙遠春秋戰國時最多齊有廩邱鄭有州有祊邾戍過魯魯田在許杞田在成晉有范有戚又有烏餘之邑卽大夫亦有之晉有欒氏州邑范趙韓皆欲之齊以宋地封秦涇陽君趙以靈邱封楚春申君魯桃在今泗水萊柞在今萊蕪而以萊柞爲桃山皆鄙遠之證鄭語虢郟十邑皆有寄地亦內外傳相應僖公三十年晉秦圍鄭鄭謂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言晉大國數欺秦秦難越之以鄙遠明他國不難也至晉文公卒秦潛師欲得鄭是謂晉襄無能爲欲循越國鄙遠之事其義互明矣此事在左傳甚多而義甚隱故言地里者多有地遠之疑

○兄弟辭解

公羊言兄弟辭者言以兄弟故爲之辭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公羊傳俱云兄弟辭也何休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何任城人以所聞知之可知漢人猶有此名以證大司徒聯兄弟曾子問嗣爲兄弟之義然實非公羊意也僖二十年郕子來朝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傳云郕子者何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言何以爲之失地諱可以兄弟爲辭與此蕩伯姬杞伯姬二兄弟辭也同乃平莒辭取向也葬陳靈公葬蔡景公君子辭也之辭何以知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云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辭窮也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不通者言婦人無外事不得以母命辭通使而此蕩伯姬杞

伯姬得通逆婦求婦者以係與公爲兄弟故可通春秋不譏者
可以兄弟爲之辭辭得通則辭不窮是辭之義文十二年子叔
姬公羊傳云母弟也是兄弟之義也閔元年傳子女子云以春
秋爲春秋今以公羊爲公羊當如此

○星孛義

天文家言星芒偏出曰彗四出曰孛異象異名此後起義也春
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穀梁
傳云孛之爲言猶莠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云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注云妖星
也亦謂之孛則春秋於彗謂之孛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亦
是彗也孛是其義彗欃槍是其象漢書天文志云五星所行合
散犯守陵厯門食彗孛飛流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
於天孟康注言散者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爲祲星然則彗孛飛
流乃五行之病中於恒星之小者其星將消散則吐爲彗孛古
天官甘石記星多少不同古天理星勢星大贊府星大理星五
諸侯星天籥星農丈人星天田星離珠星土司空星今皆不見

華蓋星本十六今止四郎位星本十五今止十扶筐星本七今止四司祿星本二今止一天壘城星本十三今止五羽林軍星本四十五今止二十六觜之座旗本九星今止五井之軍井本十三星今亦止五其餘無名小星因彗孛而消亡者益多矣星有消長如山崩山出不足驚怪明史記萬厯時策星旁新出一星是可證也

作邱甲義

古足兵皆在民間費誓敕乃甲冑敵乃干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官不與也周禮師田軍旅族師簡其兵器縣師使皆備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漢書刑法志亦言周甸兵車一乘干戈備具春秋時有授兵者蓋新作兵器或急發兵用在官之人不發民兵器如楚授師子衛懿公時國人受甲鄭授兵太宮爭車又鄭災授兵登陴皆非通制故別言之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亦六國民兵漢因其法乃始有家不藏甲兵器不鬻於市之說著於禮記又言武王克商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其實三代人不知此法也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公羊傳云譏始邱使也穀梁傳云古者有四民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人所能爲邱作甲非

正也蓋備齊亟使成之左氏師說則云使邱出甸馬四牛十二甲士三徒七十二人之賦元有李廉者謂甸出一乘止出一乘之人甲車馬牛決非邱甸所出近顧氏棟高謂其言卓哉周禮不足信而信李廉又引晉惠公乘小駟禮有官校書古文有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以爲官出牛馬之證然則府兵以後兵各有庫馬各歸廩何以官又有武庫牧場不習古制當知近事此之不曉且疑民間無處牧牛馬夫民間牛馬散在私地惟官牛馬以聚而多宜別籌牧地顧疑無處牧之是疑官牛馬其所疑與所說相反也

左傳天使義

左傳宣公三年云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成公五年云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祭之之明日而亡天使者使讀去聲世人汜言神道也燕姑初夢一不識之神繼乃自言伯儵趙嬰亦夢一不知誰何之神求祭因而祭之以爲此神殆天使也云爾舊說以爲上天之使命因以詆左傳非也哀七年傳云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官亦以見多人皆貴人狀因稱爲衆君子與此兩言天使同也新序宋景公熒惑星事云熒惑天罰也論衡變虛篇一作天罰也再作天使也龍虛篇云以龍神爲天使指瑞篇云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是左傳之義也史記趙世家云原過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

可見自帶以丁不可見其竹書言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襄子遂祠三神于百邑蜀志糜竺傳注搜神記云求寄載婦謝去曰我天使也宋書五行志及太平廣記載幽冥錄云婁縣女風吹至吳郡言我天使也九江記云晉元熙中新贛王植遇二蛟共言非人非鬼神乃天使也皆習言不可知之神道爲天使知天使連文則無譏于左傳趙嬰之事傳言趙嬰祭之定非祭天又左傳燕姑夢天使謂已昭九年傳武王邑姜則云夢帝謂已卽左傳天使非天帝之證史記趙世家言王澤天使又別言夢之帝所則史記言天使亦與天帝別司馬遷於春秋古文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漢書王莽傳臨淄昌興亭長辛當夢人言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嘗謂王莽讀金縢誤解公命讀左傳誤解天使以致自亡其家族也

春秋城虎牢義

魯襄公二年城虎牢春秋記之者仲孫蔑在會用此告廟爲功且魯人赴役當記無褒貶義十年又城虎牢不記者魯不與役但與戍耳或謂二年之城仲孫之謀關天下大計則不然晉實負鄭鄭以楚共王待之厚於禮不當從晉諸侯得鄭虎牢強城之將入病鄭鄭暫屈服旣復得虎牢則因其城以拒晉至九年晉又奪虎牢十年又城虎牢十一年三駕而後服是服鄭非二年城虎牢之效且仲孫此事亦非爲晉實以害齊而魯君因此大受其辱且仲孫亦不能自爲此謀也當是時魯惡齊魯仲孫尤惡齊崔氏元年鄆之會崔杼於晉有違言仲孫蔑陰以告晉知罃而實不能得齊隙也二年齊人召萊不至其夏晏弱城東陽以偪萊仲孫蔑以爲此奇謀也秋會於戚因舉齊偪萊之策

以媚晉且冀齊不赴役因使晉害齊左傳云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偏之又云請城虎牢以偏鄭明蔑用弱之謀也左傳云知罃曰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寡君之憂不唯鄭事將在齊明晉魯之初謀料齊不赴功也齊人亦知其意則赴役與城偏鄭而晉以齊大國重之則沒魯之本謀而反親齊以疎魯於是魯懼二年秋方赴役而三年春公如晉稽首矣時公六歲降位失禮蔑實相之蔑之辭曰魯介在東表密邇於齊惟晉君是賴敢不稽首然則齊偏萊不料魯竊其謀以害齊晉偏鄭不料鄭因其城以拒晉魯害齊媚晉不料晉反親齊疎魯而魯自疲其民反辱其君春秋時人情陰鷲剽忽如此誠不臧也聖人於此豈有取焉

左傳宋盟先晉晉有信駁義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楚子木尸盟春秋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衛陳鄭許曹子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注云孔子追正之按此左傳所記事是其解義非也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不書盟左傳云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亦楚尸盟注云先書趙武貴武之信故尚之乃推襄二十七年傳義檢定公四年召陵之會據傳盟長衛於蔡而春秋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是所序者會也亦先蔡下云五月及諸侯盟于臯鼫則先衛而春秋未及載也又祝鮀引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而春秋僖二十八年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是春秋前後所書列國之次皆以會言之其載書列名告神之次魯史本所不記且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祝鮀所引與周府所藏者合若孔子可以追正則晉主盟者春秋何所取義盡改蔡衛鄭於齊宋之後是知所書爲會會盟各異次春秋盟于某者皆別爲句宋先晉踐土先齊宋臯鼫先宋蔡皆非孔子所改蓋所列者會次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不序諸侯位次者左傳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而書盟于扈蓋知位次屬會非載書名次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先晉國語則云吳先敵亦會先晉盟先吳故景伯言吳以伯召諸侯若以魯見晉是以侯終左傳亦是吳爲伯也鄭元傳元不悟會盟異次乃疑國語不實傳元謂國語非邱明所作故亟標此義焉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凡日食當一百七十五日以後始再入食限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非其理也蓋策書謬複宋衛朴推春秋三十六日食惟莊十八年三月不合其三十五食皆合是此二比月食於衛朴法亦合不知莊十八年之食隋志劉孝孫已得之此二比月食爲推算所不及朴蓋無智夸語也以後世史策推之漢書高帝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文帝紀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高帝三年之食史記高紀無之文帝前三年之比月食當在前二年

漢書云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云一本作月又食然史書不記月食今案當作月又食紀文上云上累三光之明是由其時日月災眚代見史記因此詔故曰日有食之月又食若日食不言又也說史者以史例不記月食改爲日又食不知景帝紀云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文相去不遠注史者不能互校又不知日不望食春秋公羊序下疏引漢顏安樂解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以爲十四日日食是漢人不知日月所由食之理有此誤論天主事實言耶蘇以漢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死時有日食之變楊光先檢史謂無此日食且二十二日日食與十四日日食望日食等也漢書文帝紀移二年十一月於三年故三年十一月丁卯之食史記文紀

無之也宋書五行志晉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有食之七月乙酉日有食之十有二月壬午日有食之一年三食有閏月也魏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晉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九日宋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八日非其理也亦史書謬複魏晉宋紀無此頻食太和六年宋志注云見及歷注君文臺云此姚興時天水姜岌三紀甲子元歷所推但以算置之不復檢史策有無非實驗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正義引隋劉光伯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記注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沈劉相去不遠事所同知明宋志魏晉宋三頻食羌無故實記注不言也元經傳晉泰始十年正月三月元經元康九年

十一月十年正月皆日有食之亦非其理且短書不足校鄭樵通志災祥略晉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十月丙午朔首尾六十一日九年四月戊辰朔七月丁酉朔首尾九十日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首尾八十九日永康元年正月辛卯四月辛卯首尾百二十一日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二年正月丙子首尾八十九日宋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二年正月癸酉朔首尾三十一日梁大同四年正月辛酉朔六月辛丑朔首尾百五十一日干支皆非其理樵不知數編排謬複也魏書天象志延興三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北史高祖紀載之魏書紀不載是年爲宋元徽元年二年通志采之南史止載元徽元年食無二年食大同亦止載四年六月食無正月食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年八

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首尾六十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天文志載日食順帝時十有三獨至正二年無日食其十八年六月戊辰朔十二月乙丑朔首尾百七十八日得再食而六月之食紀又無之故知史官謬複也日月之行實有一定不差錯宋洪邁容齋五筆云慶元丁巳歲二月望七月望十月二十夜二更二十一夜二更十一月十八夜十二月十七夜五更十八夜四更皆月食一年八食仍不拘月望其言不可解又所記止七食檢宋史天文志所載月食慶元二年止八月壬戌一食是邁所見七食由流青蔽虧一處見之他處卽不然故五筆自引劉孝榮說月非望不食明其年十月二十二十一十二月十七十八頻食之非也日無十四十五二十二食之理月無十八二十二食之理月無比日食之理日無比

月食之理然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記之何也
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策書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爲春秋則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
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之比也

棫林羅汭萊山義

襄公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又進至棫林舊說卽咸林今
華州地不得在涇西蓋濟涇而南也昭公五年吳敗楚于鵠岸
楚子濟於羅汭次于萊山入南懷及汝清鵠岸舒城地南懷汝
清皆淮上地下云觀兵于坻箕之山在今巢縣河南志謂羅汭
在羅山萊山在光山而湖南志謂羅汭爲湘陰萊山在醴陵當
以河南志爲是古地里當知大勢所在不能尺寸知之

夏汭考

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注云夏汭漢水曲入江處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今案夏口漢入江處不在吳師之後吳入棘櫟麻棘在今亳州櫟在今新蔡麻在今碭山下又云城鍾離城州來城巢是其時楚備吳在今廬鳳潁又五年傳云遠射以繁陽之師會于夏汭繁陽在今上蔡合數文求之夏汭當在今壽州矣壽州懷遠肥水有三水經之肥水今謂之東肥於壽州北入淮其西肥水則水經淮水注之夏肥水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今其入淮處在下蔡西南十里是也其北肥出宿州龍山湖於懷遠塗山北入淮左傳夏汭當在下蔡西南夏肥水之汭也漢水之夏口時非用兵之地施君彥士云

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與史記樂不能去合國語云靈王有章華之臺伍舉曰君爲此臺國民罷焉舉國留之數年是不在國城如魯築臺于郎于秦于薛也陸賈新語云楚靈王作乾谿之臺高五百仞賈誼新書云翟使之楚楚享之章華臺三休乃至上卽所謂高五百仞者是西漢人以章華爲乾谿臺也後漢書邊讓傳讓陳留人作章華臺賦云楚靈王旣遊雲夢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言自南行又遠行居北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吳薛綜注云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是三國以前左傳說皆言章華在乾谿與史記同晉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汝南郡城父縣故屬沛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是晉時猶有人守古說宋劉昭注云杜預言在華容縣城內則專宗新說矣

僕臣臺義

左傳昭七年楚申無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十等俱就王公言之爲在官者大夫臣士如周官其長率所屬能臣之大夫與士汎列亦同朝不相臣也阜者趙策所云補黑衣之隊衛士無爵而有員額者非今阜役也士則衛士之長輿則衆也謂衛士無爵又無員額者隸則罪人周官所謂入於罪隸漢之城旦春輸作僚勞也入罪隸而任勞者其分益下若今充當苦差僕則三代奴戮今罪人爲奴矣謂之臺者罪人爲奴又逃亡復獲之則爲陪臺自阜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昭六年楚棄疾誓云不用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隸僚僕臺以次而降知臺是僕亡復獲者無宇云無所執逃臣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知

陪臺是指言第十等臺者以無字指陳十等意主必執此逃僕
以爲臺始有十等數也服虔謂阜造事與衆佐阜隸屬于吏僚
供勞事僕豎主藏臺下給徵召事分職別何謂相臣乎

左傳執政解

執政者主司其事昭十六年左傳鄭孔張立於客間執政禦之
注云執政掌位列者謂執此位列之政非官名也春秋大事表
列執政爲鄭獨有之官失注意矣襄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
爲政注云爲政卿此則注說非也政卿是右師司城主火政也
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齊鮑國歸費之禮爲之注云昭子以三命爲國政此亦注說非
也魯禮叔出季處賓客之事叔孫所主司昭十七年郊子來朝
亦叔孫問之知是爲賓客之政他客來不言叔孫爲政此爲季
孫所陷故特言之若叔孫爲國政則有司不敢從季孫矣叔孫
本以再命爲卿以十年伐莒之役例加三命亦爲卿而已不爲
國政如齊命卿國高爲政自管氏也宣二年宋羊斟謂華元曰

彙日類稿 卷二
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宣十二年衛救陳孔達主
其議十三年晉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此五言
政皆同大射禮云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以射則司射爲
政也

患失而惑義

左傳昭公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
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注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注蓋言懼悞學致害爲
患失而惑也正義云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于
此言謂此言有道理則正義以失而惑爲他人非注意也且注
亦非是惑者疑也失卽害也害卽失也閔子馬言周人多不說
學及大人聞之初恐不學有害而疑此不說學之言繼則多聞
是說而大人又爲不疑之言以自決曰可以不學不學無失也
是風俗旣成大人亦誦言之苟且凌替則真失也害也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卒季孫孟孫歸罪於叔孫初叔孫豹卒季孟以舍中軍誣之及是婁以公出後三十日卒季孟又以逐君誣之其父子之受誣皆以其死之時非也公伐季氏時叔孫在闕季氏不敢校而叔孫氏之司馬黻戾逐公徒孟懿子則殺邱昭伯而親伐公徒公乃出是爲惡逆者孟懿子而禍本則季平子也迨公出而昭子卒季孟赴於諸侯則言公伐季氏而叔孫氏之司馬逐公故二十七年士鞅之言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許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是魯赴晉之辭不及孟孫氏蓋當日季孟之謀其情事如此士鞅謂季氏有天贊民助而弗敢宣荀躒使之歸祭及其死也欲以君玉斂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是季氏於公出後已改

步爲君者八年非宋衛君臣時爲魯請則孟懿子必追殺昭公而推戴季平子矣故齊伐魯則成願受之二十七年孟懿子又與陽虎伐鄆二十九年鄆潰而公不復能居魯郊孟氏之不欲公入其惡逆甚於季氏也叔孫昭子不殺鬻戾或爲季孟所制小人道長於斯極矣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春秋大事表言春秋時無人引儀禮此不足異也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句大凡禮制張設不必人人皆行要其相去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爲季孫立悼子季氏飲大夫酒臧孫爲客既獻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按燕禮大夫賓席外有公孤席在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近主人爲主人屈也公與客燕亦大夫介爲賓記有苟敬則聘賓之卿爲之席於阼階之西北面亦以近主人且敬之使異於燕賓燕介且異於賓席左之卿席也臧孫命北面席則是燕之公孤席彼云東上則猶有相次者皆不加席而獨重席召悼子卽阼階西之北面苟敬席表異之使知此會爲悼子設也及旅召公鉏使與齒則阼階西北面之席本東上有相次之禮其無加席

則緣禮制以折公鉏使禮降於悼子。又特牲饋食禮既加爵嗣舉奠北面拜受尸觶啐酒受肝食肝其人爲嗣子其儀名舉奠在文王世子爲上嗣而大夫少牢禮無之所以避嫌臧孫以飲酒無主人嗣子受酢之禮無以定之。因緣苟敬位又自比祭尸而上比上嗣下比特牲嗣子以悼子爲舉奠明悼子爲主人之嗣也。非當時見行儀禮卽季孫亦不至失色。大夫亦不明其意悼子亦無由立。昭公二十七年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爲主人而請安。注云齊侯請自安不在坐非也。燕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鄉飲酒禮云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鄉射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賓禮辭許則請安者俱欲賓安坐盡歡傳言請使夫人見必賓許安而後可使夫人見。又稱夫人之名是齊侯自請知齊侯在坐卽儀禮請安法也。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闔以餅水沃廷曰夷射姑旋焉私出者襄十二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之私卽傳之旋注云避酒非也。闔乞肉者燕禮坐取薦脯賜鐘人於門內闔不知其私以爲賓出有薦脯故乞之夷射姑以私出無脯致生釁知其時行儀禮取薦脯法也。後儒不明其意故不覺之。

製解

說文云製裁也蓋未成衣如今斗蓬與被連文被正斗蓬說苑復恩云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致吳赤市亦裁料也說文又云蠻夷衣續漢書禮志云大儼侷子赤幘阜製如今番子袈裟亦無裒也詩七月正義引定九年左傳服虔注以爲狸裘杜注左傳則一爲裘一爲雨衣定公九年傳云齊東郭書皙黻而衣狸製注云製裘也乃望狸文生義按其時爲周之秋當斗指午未申三月不當衣裘狸製是狸色斑然斗蓬耳哀二十七年傳云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鄭告急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注云製雨衣也按其時亦在四月後八月前當周正五六月自不衣裘然齊師遇雨時在濮不濟子思古說是國參在鄭不與駟宏同行及鄭知之又使人至軍爲日

多日類和 卷二
已久無緣定知出馬日亦雨亦不定知不雨則製亦是斗蓬通
言雨衣可也以為裘定非也

左邱明作左傳論

古人毀左傳者有矣謂左傳非邱明作者則自唐以後謹案孔
子稱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我亦恥之漢
書楚元王傳言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乃漢廷校中
秘書盡見古籍者論左傳之言春秋正義引陳沈文阿云漢嚴
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
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觀周篇者孔子
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信為周時孔氏之書在藝文志者非今
人所傳王肅本今左傳止言南宮敬叔邱明不自敘者已事無
庸記春秋魯史必觀周書者古記以為百二十國寶書亦曰百
國春秋今左傳記事多出魯春秋外觀書周史共為表裏事理
昭然左傳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書矣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

邱明授曾申則邱明卒在孔子後邱明小於孔子或數歲或亦不小漢書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太史則邱明自有世官不能居孔氏之門而續經至孔子卒非所敬愛誰能若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云邱明作左氏傳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故以授曾申及吳起皆所謂共爲表裏者太平御覽學部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斯善論矣自唐啖助趙匡陸淳以私心測聖反謂論語左邱明如老彭伯夷之屬爲古之聞人或以文論之謂左氏浮夸後人因疑左傳至悼四年國語事遠出孔子後疑邱明之年不悟傳書增益古多有之邱明可續經曾申吳起何不可續傳又謂邱明惡巧言必不作左傳又言爲經作傳何得不在弟子之列不知盛德傳經不當誣以巧言史策有巧言豈得使邱明改佞爲忠飾狂作聖邱明既有世職何當廢君臣之義棄祖父之官假館孔氏從之出遊世之儒者讀經傳尚不明其趣柰何昌言竄改史冊及不忠孝之事以追教古大賢也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此官書就所得經傳各本也其經十一卷則兩家立學官書與左氏無涉儒林傳云賈誼為左氏傳訓故又云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楚元王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今傳附經三十卷本非西漢官本乃劉歆引傳解經本也後漢書云賈逵父徽受業於歆逵傳父業南齊書陸澄傳云澄謂王儉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者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是賈氏得劉本亦傳附經也今杜本十八卷襄公二十有六年經前之傳注云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是杜預用舊本傳附經又此條傳居十八

春秋左傳書式考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此官書就所得經傳各本也其經十一卷則兩家立學官書與左氏無涉儒林傳云賈誼為左氏傳訓故又云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楚元王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今傳附經三十卷本非西漢官本乃劉歆引傳解經本也後漢書云賈逵父徽受業於歆逵傳父業南齊書陸澄傳云澄謂王儉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者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是賈氏得劉本亦傳附經也今杜本十八卷襄公二十有六年經前之傳注云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是杜預用舊本傳附經又此條傳居十八

卷首譏其失而不改也杜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正義云言集經傳解之與他名集解者名同實異正義之說非是杜謂集古劉賈許穎之不違者以其解隨經年傳年先後相附先見傳者則經不注先見經者則傳不注故名經傳集解不名集經傳解也以漢志傳及杜十八卷首注言之知合經傳及分卷皆劉歆賈逵舊式惟服虔注爲左傳單行本

書魯語後

魯語言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招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法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而稱之禮檀弓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爲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檀弓漢時淺儒所作言近誣矣敬姜婦人也安得以文伯就公室鄭注云宗卿婦有會見之禮案魯語文伯母如季氏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庇季氏之政皆非吾所敢言也况公室君卿大夫所在而欲就之豈非野言耶趙策史記平原君列傳新序並云樓緩曰公父文伯病死其

母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二八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蓋定五年陽虎囚文伯又逐之奔齊哀公三年始復見於魯方逐文伯時孔子在魯定十三年孔子去魯或文伯已反國文伯世臣非被逐不得棄宗廟從孔子外遊敬姜言孔子賢者文伯逐而是賢不隨則文伯素於賢薄所謂逐於魯者正指文伯所謂是人者正指孔子賢人也孔叢子記義篇采之誤謂文伯不隨孔子又益之云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嗚呼王肅之悖也孔子未嘗逐於魯且世臣隨賢而逸則是不孝非儒者所宜言也故論敬姜事者國語之外俱無取焉

癸巳類稿卷三

黜俞正燮理初

鄉興賢能論

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出使長之用爲伍長也興能者入使治之用爲鄉吏也其用之止此主制推而廣之升諸司馬曰進士焉止矣諸侯貢士於王以爲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選舉使鄉主之鄉大夫以近畿秩尊非近畿者鄉吏主之非大夫也所以用之也小故主之者不必尊人亦習知其分之不可越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禮賤家臣謂之爲僕者漢抑諸

侯王法非周法也周法則誠不善也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禮義則歸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

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周單公用鞮左傳昭公七年鞮

公用遠人定公二年皆被殺齊能用管敬仲甯戚秦能用由余百里

奚楚能用觀丁父彭仲爽善矣戰國因之招延游談之士夫古

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游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

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於巨室也夫欲善為變者必假

聖人以定眾志孔子仕魯洵至司寇而不與大國三卿之列董

仲舒云天欲魯以孔子代三家災兩觀桓僖宮亳社以示之意

公羊經師說也魯卒不悟天亦無如之何也漢時以經說為大

愚而科目之立亦當其時繼世之君立賢無方者仲舒啟之也

漢立國久豪族多後漢不用功臣亦不能革豪族魏之立九品

中正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法如是非弊也周人安之而

後人不能安者所以用之者不同則覬覦者多也九品所定沿

至於唐自漢至唐科目多矣大權美仕俱在豪族任豪族而以

功臣子弟閒之議選舉者徒毛舉細故而無敢昌言奪世家豪

族之權者奪世家豪族之權事必有不忍言者非君子之所為

也然而毛舉細故又無益於事也夫不能善變者必以不善變

之肆行屠殺奪世家豪族之權以啟選舉之途者朱溫也宋初

無豪族則不必用功臣閒之又鑒於曹魏至陳宇文周至郭周

之遞篡也則並不用功臣合天下之人一切考試而登用之而

重其侍從官之蔭其制出於藉朱梁之勢以盡反乎太古之所

為說者引唐事以况宋已為不達况引周事以繩明選舉經義

安何也古習爲固有今不敢冀其所無也周用功臣魏後必兼用豪族者何也書多士篇殷族言湯用夏族迪簡王庭而周不然多方篇周公許殷邑胥伯小大多正以有服在大僚而卒不用周以干戈定天下勝國之臣不得豪也魏以後禪受則並其臣受之彼有鑒於王莽改漢族之卽敗也故南族由晉北族由魏而皆上溯漢臣衣冠之名禪受之君不得與也彼固有所挾也又使與功臣相牽制則隱忍以爲國也周則王族輔王公族治國餘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與諸侯所謂興之爲伍長鄉吏者於其中興之而無美仕大權此則周之制也

周官庶子義

周官庶子非諸子也天官宮伯職云王宮士庶子外饗職酒正職云饗士庶子夏官司士職云辨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秋官象胥職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次事庶子庶子在士下也夏官大僕職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庶子在僕下也秋官掌客職云王巡狩國君致從者公眡上公卿眡侯伯大夫眡子男士眡諸侯卿庶子眡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也朝大夫序官云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四人其官列在士府史下也象胥言王之大事必自國都目之其庶子必國都朝大夫之庶子在府史下者儀禮燕禮大射禮有庶子執燭胙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至夏官諸子則下大夫二人中士四

人注云或曰庶子此鄭氏用文王世子及燕義蓋諸子庶子名
同而事異文王世子之庶子及後世太子王侯庶子官與夏官
諸子通此一庶子也諸子庶子可名官者如五代小底都指揮
不得謂凡小底皆是都指揮也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凡
所正名庶子者同此又一庶子也燕義但見庶子之名漫衍博
引乃漢世俗儒之義不足據管子戒篇云中婦諸子亦言女使
賤役新序雜事五云胡亥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
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
莫不太息是諸子先食而侍饗爲近侍小臣或亦名諸子與諸
子官無涉作燕義者誤牽合之耳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商太宰
使少庶子之市又云卜皮爲縣令使少庶子佯愛於御史內儲
說下云濟陽君有少庶子不見知又云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
炙國策云秦王庶子蒙嘉呂不韋庶子甘羅韓太子庶子強此
漢人所謂童騎梁書沈瑀傳所謂縣僮五代遼金元人所謂孩
兒班寢殿小底著戶郎君及諸王以下祇候小底明所謂門子
今所謂小茶房乃周官儀禮之正名庶子也史記扁鵲列傳云
號門下中庶子蓋典謁者士大夫家有之夏官都司馬云掌都
之士庶子戒令家司馬亦如之則都有庶子如卜皮之庶子是
也家有庶子如呂不韋之庶子是也史記商君列傳云魏人爲
魏相公叔痤中庶子亦家臣也索隱引夏官諸子文王世子二
文證之如此則周天子官何得云公叔痤中庶子也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周官云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人注云都則主都家八則者當言每都如朝大夫都司馬云今按注說非也序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如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實士謂之大夫者自國都視之謂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加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邸吏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者謂邸報告其君者謂國之朝大夫告其長者謂都之朝大夫其職云國有

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此謂國之朝大夫也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此謂都之朝大夫也其職云惟大事弗因謂君長自有朝覲會同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詰郡國邸吏其職云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謂朝大夫從軍其職皆兼國都言之今別都則爲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

媒氏民判解

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王肅謂禮言其極不是過者非也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何以知周時行此令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又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纓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又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文十二年穀梁傳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不獨此也墨子節用上云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早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墨子所謂聖王時當有

夏商方策可據法曰毋敢知亦古令云後十年則墨子親見周時有三十二十之令曲禮內則穀梁以爲禮制經師不能知古事也大戴禮本命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以五十三十參差之數知周令亦實有三十二十參差之數又通計天下三十年爲一世凡此者皆爲民也說三十二十之義者本命云中古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白虎通嫁娶云男三十女二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禮昏義正義異義引大戴說云男三十女二十合五十應大衍之數說文云男自子左行三十女自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許注淮南汜論訓亦同又禮說三十任爲父二十任爲母而男自冠至娶十年女自笄至嫁五年更不相

值盧辨注大戴云古者皆以三十二十爲昏姻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其語尤疎白虎通引穀梁說云男子二十五繫心女子十五許嫁年數相值然此自周時爲民之令不通於古今不達於士以上亦不以限民之有力者三十二十嫁娶之人正不能豫期其事於數年之前者也何以知不以限民之有力者素問上古天真論云岐伯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泰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大戴本命云男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韓詩外傳云男子十六而精化小通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小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詩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然則十六十四足

以反施亂化亦足任為夫婦家語孔叢俱云女必十五以往乃能通乎此事事夫養子則王肅造

此二書其言必十五辨正論九箴引張陵亦云女兒未嫁者十

四以上有決明之道而馬昭引大傳云不二十上無以孝舅姑

下無以事夫養子然則國君十五生子夫人年必不能二十將

不孝舅姑不事夫養子歟禮注三十任為父二十任為母國君

夫人將不任為父母歟如大戴說貴人何不合中數如許慎說

貴人何不立於巳以三十為重性命貴人性命何反不重以國

君早娶為重嗣續聖王何得不重民嗣續抑使晚昏是知三十

二十之令為民之無力者言其極禮求可通令則聖王憂民之

極歲歲申明之媒氏又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

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亦謂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文

言仲春之月令之者是歲歲舉也文再言令知三十二十之嫁

娶是令非禮而民之有力者以時早婚不與聞此令矣何以知

不達於士以上也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各有事

故政役喪紀不可豫期也經師假三十二十之令為禮制昏義

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自天子達於庶人

同也淮南子汜論訓云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

也是惟誣經故敢非聖案詩幽譜正義云依文王世子篇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王肅依大戴武王之年少

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史記正義亦云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

武王今大戴無之小戴檀弓言文王舍伯邑考是嫡妃長子所

謂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是也詩言太姒篤生武王是二人同母
呂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
二生伯邑考是文王娶太姒年不過十二襄九年左傳云國君

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正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親受業孔子之門則路亦非三十始娶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云路少孔子六歲又云梁鱸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王肅所偽造求三十娶者無一事可證惟魯莊公制於母三十五歲其母死三十七歲始娶說者不明三十二十之令一經不明致衆經皆滯以喪服總麻三月夫之姑姊妹長殤謂姑姊爲衍矣何以言不通於古今也大戴言太古年男五十女三十盧注引譙周云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則又不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士言始娶此自太古之制墨子述聖王之法男娶以二十則唐虞夏商之法舜生三十而書曰有鰥則唐以三十爲太過常法以二十爲極也周時以三十其後亦以二十韓非子云齊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

越語云越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皆防其極故皆曰令漢書惠帝紀云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應劭云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其制女十五不嫁卽五算視周齊越之令更急矣外戚傳云王媪年十四爲同鄉王更得妻王莽傳云以皇后有子孫瑞注張晏云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是漢法貴賤人女皆十四嫁晉書武帝紀云泰始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隋書食貨志云晉至陳制女以嫁者爲丁若未室者則以年二十爲丁亦防其極吳志虞翻傳注女鬱生以年十三嫁張白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詔云自今男十五女十三以上以時嫁娶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詔云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鄉里富人資送之食貨志云開元二十二年

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蓋中有妄人如王莽考論五經定嫁娶之類至是詔復之西魏大統十二年詔云女年不滿十三以上不得以嫁今律女年十二者和姦以強論以推女子之嫁當在十三以往耳儒生拘於經文苟比年數男必長十歲十五十九娶者其妻當在何歲而疑為禮制者遂謂禮不可行論衡齊世篇云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禮制張設未必奉行也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今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是疑周禁早娶漢書王吉傳云夫婦壽夭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天鄭司農注大宗伯云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由王之說精化既通而遲其嫁娶則教化益不明由鄭之說淫佚以不嫁娶防之則淫佚益甚是知三

十一二十之令與奔者等而引為禮制則徵考原義宜不能通也然則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二十為極男精化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為極襄九年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士昏禮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雜記云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為殤僖九年公羊穀梁並云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禮葬之謂之成人者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萬民是也冠笄與嫁娶相連極年不嫁娶則冠笄之士以二十為極庶民以三十為極女子則皆以二十為極執婦人之禮與奔者不禁之令相發也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三十之男或七十為宗子之男男至三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女男女配合萬有不齊各舉

所極非比校年數也經師不求其是承學以之疑經不思媒氏
一官絕無與於禮事故奔者不禁而判妻書其娶又聽男女陰
訟會計男女之無夫家者以令爲禮則文義不通此經之晦久
矣令各有爲制各有時不可不察也

士昏禮贊者義

士昏禮媵御沃盥交下云主人脫服媵受婦脫服御受媵餽主
人之餘御餽婦餘則此沃盥交應如注言御沃婦盥於北洗媵
沃壻盥於南洗方氏非之云婦人禮不下堂當從敖繼公言御
沃媵盥媵沃御盥按禮惟有事者盥此時壻與婦盥耳媵御何
故盥敖不通也士昏禮贊者徹尊从巾方氏云婦人禮不下

堂此贊者爲男子以子弟及舊戚卑屬爲之按經云贊設醬菹
俎魚腊贊設黍稷清對醬贊啟會綌贊告具贊爾黍授肺脊贊
醕主人醕婦贊酌入戶坐祭卒爵贊醕媵御今方云婦人不下
堂懼與男子雜也而使男子贊於婦媵御羣雌之間不合禮也
且婦人所以能不下堂者以有媵御下堂又其時舉鼎匕俎者
皆逆退堂下無男子經又云尊於室中北墉下綌綌則舉尊綌

列女類傳 卷三
在堂上室中何得豫慮婢使下堂而使他男子摩肩切躋修好
於室中讀經不熟好下議論也後亦自改婦人贊

醴婦取脯義

士昏禮醴婦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注謂婦氏人是也勝外送
婦者下有饗送者是也取脯注云親徹則非也下饗婦婦不親
徹不應此醴親徹一恭一倨士冠禮醴冠者取脯見於母醮用
酒冠者取脯見於母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男冠
以脯遺母此女嫁亦以脯遺母授人於門外者明是授送者使
以歸遺也禮有歸俎不歸俎者則取脯以歸此通禮也敖繼公
集說云授人於門外者變於男子之禮按燕禮大射儀賓取脯
賜鍾人於門內以先徹俎時已出授從者以歸矣此重取薦脯
故不又以歸燕禮云賓北面取俎以出下又云賓反入大射儀
云賓諸公卿北面取俎遂出授從者於門外下又云賓諸公卿
皆入門此則初取脯之事授人於門外者正男子之禮婦人同

之教言變於男子之禮蓋讀經不熟耳

問名義

士昏禮問名記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
左傳宋元母名棄嘗自稱名齊景夫人名重魯女也於昭公稱
名此非婚禮所當問故儀禮記注云誰氏者不必其主人之女
謙也疏云恐假外人之女收養之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三
月之名昏義正義則云問母之姓何氏也按曲禮云國君不名
世婦大夫不名姪娣然則士亦不名妻今娶婦未定在周禮不
得先名之蓋古者夫妻皆名古帝后皆以名著曲禮男女非有
行媒不相知名亦古禮之遺昏禮問名者太古相傳之禮而記
云問女爲誰氏則周禮也何以明之左傳有云先君之適若而
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姓則人所能辨不必
問氏則所出不同如秦穆納文晉文史記謂之宗女則系出先

君其遺姑姊妹出於何人當知其氏故周人因古人問名之禮而問其氏注云不必其主人之女鄭知周時女子不以名著而求玉女者但貴主人之姓不敢定爲主人所生之女也疏言恐收養外人之女則是無故詰責之正義言問母姓何氏古人氏從姓出以父爲主若問母氏則當云誰氏之甥女開元禮太子納妃問名主人曰臣某第幾女某氏出是正義從時之言然非士昏禮記本義也

嗣爲兄弟義

曾子問壻有喪致命女氏曰不得嗣爲兄弟注意女父母喪壻使人弔壻父母喪女之家使人弔者以未成兄弟也此致命不曰夫婦曰兄弟者嫌未成昏也周官大司徒本俗六三曰聯兄弟注云聯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異姓男女非兄弟以兄弟之名聯之使爲夫婦此廉恥之道也春秋僖二十有五年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云其言來逆婦者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休學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何意逆求俱當言女若曰爲兄弟也云爾今質言逆婦求婦者對姑之辭非對壻之辭對壻則當以兄弟爲辭不得速婦之故引宋魯問名以成其義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亦同宋魯問兄弟名亦據納采以後廟見以前夫婦二人言之蓋士女夫婦兄弟婚姻俱有

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未娶則曰士既娶則曰夫未嫁則曰女
既嫁則曰婦而古未成婦亦曰女詩葛屨新婦縫裳曰女手而
谷風新昏曰兄弟何也未成婦不可稱婦又不能直名之爲女
新婿稱主人又不可稱女曰賓故新昏夫婦之間稱爲兄弟此
名以義起卽禮也卽正名也此外則各有正名不應相牽混爾
雅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下卽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婿之
黨爲姻兄弟是又別申明正言之儀禮士喪禮所謂外兄弟在
其南南上者亦不質名兄弟宣公十年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
我濟西田穀梁傳云齊繇以爲兄弟反之注云婦之黨爲婚兄
弟所謂由以爲兄弟也詩揚之水終鮮兄弟謂鄭昭公厲公同
父兄弟集傳以爲夫婦引爾雅婚姻兄弟又引曾子問嗣爲兄
弟實則三書兄弟三義不可同也儀禮喪服傳云何如則可謂
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士喪禮云親者祧庶兄弟祧親
者大功以上則庶兄弟自小功以下至同姓宗族大宗伯云以
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春秋僖
二十年郟子公羊傳云失國不名兄弟辭也亦指同姓而大司
徒本俗六疏云爾雅父之黨爲宗族母之黨爲兄弟兄弟之名
施於外親爲正是爲舉一廢百又聘禮記云若兄弟之國則問
夫人注云同姓若婚姻舅甥有親者亦推廣言之孟子云不挾
兄弟而友謂倚同父貴富而解者亦以爲親戚援繫夫單言兄
弟則同父言爲兄弟聯兄弟則夫婦至於從兄弟族兄弟庶兄
弟婚兄弟姻兄弟外兄弟兄弟之交各有正名故不知外姻有
兄弟名者非也僅知此義凡經質言兄弟者忽亦改之爲夫婦
爲外親則名不正言不順將使聽者惑焉

女弔壻駁義

禮曾子問云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弔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有吉日之後始有此弔知者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謂壻非大故不入女門註言女子有宮亦由命士以上女母家男子不入女門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父子並命士以上若父命士以上子尙未爲士亦從父宮蓋物力止能如此女在家從父不聞女亦別有門知其說非也許嫁後有吉日男女父母死猶不入其門僅使人弔必女身死始爲大故其身重於其父母者未成昏則各親其親禮如是也女死壻齊衰弔者女死則無嫌入其門齊衰以示恩弔者弔女家人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弔不須齊衰葬除其所如僅在弔耳注

解經既非于理

謂如其齊衰而推之以斬則應如其葬除古禮壻於女之父母
禮簡壻弔女家可也女於壻之父母禮重又弔者弔生人女未
識男面於其家人不能正名之何以爲弔女弱非能成弔禮其
壻葬或緩弱女斬焉喪服他行而月三月而後歸曾不如死之
爲愈矣鄭君雖大儒其說不可用也或從而說之曰注言斬則
非弔服經不言壻死言夫死則當斬而不除是強合記與注爲
一旦又不與其除使經誠如此非人情雖經亦不可用也

子思之母爲庶氏女義

子思之母蓋衛庶氏女檀弓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
其妻嫁於衛檀弓下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嫁母也姓庶氏以
下正文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
尚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
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
其墓次合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庶氏之女既云女則鄭
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久當
嫁實則經言庶氏之女如宋襄公母及杞叔姬均未改嫁也王
安石得唐石經女字中誤作兩乳乃爲說云似嫁庶氏而鄭言
母姓氏非也蓋安石以其兒婦龐氏於子雋在時改嫁欲自比
孔子因以其子比伯魚故言伯魚妻改嫁且質之以嫁庶氏證

多日類和 卷三
成其事其妄如此宋人所謂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者皆有
爲爲之元人陳澹無所爲乃亦依之作說云伯魚卒其妻嫁於
衛之庶氏則經文亡矣

。 娣姒義

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
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弟謂長婦爲姒婦儀
禮喪服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注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弟婦
謂長婦爲姒婦義本雅訓知傳所云娣姒婦弟長也者謂娣弟
也姒長也古人解經皆如此疏云弟長也者二婦互稱年小爲
娣假令弟妻年大稱姒兄妻年小亦稱娣也左傳聲伯之母不
聘穆姜不以爲姒叔向妻生子其嫂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
是據婦年大小不以夫年爲大小衆說皆合又據禮云婦人坐
以夫之齒則爾雅所謂嫂婦與娣姒分別言之嫂婦其位也娣
姒其年也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喪服傳弟長也弟一
作娣其義則同教繼公集說據之以改鄭云娣長也者釋娣爲

長婦也如此則爾雅不合且傳不應云娣姒也者舍姒不說是
教之妄由不知古傳文例又不讀爾雅方氏苞見其改鄭卽大
樂之且申之云疏與傳違亦乖注義注引爾雅亦與本經及左
傳相反云云殆皆由醉之言

君子子解

喪服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加已也注
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
之今案梁書司馬筠傳所列云總大夫以上其言未是亦不如
鄭言關父在沒此君子當屬母詩都人士云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如宋子齊國高求之者必爲嫡妻因以嫡妻爲君子故傳以
君子子爲貴人之子言君子貴人也蓋慈母撫妾子則三年撫
君子子則小功傳以君子爲貴人者周人語也左傳哀七年云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官貴人狀也國語陽人不服晉晉侯
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
子之言也乃出其民以王之姻親終不能爲晉民故出之亦以
君子爲貴人也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以祖孫同廟故就之周宣王命魯孝公於

夷宮晉文公受命於武公之宮蓋孫之昭穆從祖夷宮即宣王

之宮武宮即文公之宮發命者於此受命者於此言始之終之

存亡不忒君臣相與受命既固也其後晉成及悼皆朝於武宮

則依文公故事取其得天若周悼王子朝敬王兄弟三人皆就

莊宮已為祧廟矣韓詩外傳言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

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以異邦貴裔溯所從

來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追逃世闕又命詞非命地也王

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

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

古命於廟義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周宣王命魯孝公於

夷宮晉文公受命於武公之宮蓋孫之昭穆從祖夷宮即宣王

之宮武宮即文公之宮發命者於此受命者於此言始之終之

存亡不忒君臣相與受命既固也其後晉成及悼皆朝於武宮

則依文公故事取其得天若周悼王子朝敬王兄弟三人皆就

莊宮已為祧廟矣韓詩外傳言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

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以異邦貴裔溯所從

來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追逃世闕又命詞非命地也王

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

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

書儀禮集說少牢二篇後

敖繼公寂寂焉改變鄭義而語多陋誤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

侈袂敖云錫當作緣與祿通祿衣素沙是也其祭服祿衣而又

侈袂所以甚別於士妻疑用鄭周禮追師注而其說不可通經

下文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經欲甚抑士妻又甚尊

大夫妻之贊者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被錫即髮髻鄭注通

矣少牢饋食主人受嘏黍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

內敖云內謂籩中按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

是納於籩主人以歸於東房與主婦共之故特牲尸不嘏主婦

今少牢尸亦不嘏主婦而主人受嘏使宰夫將之以去隔絕倫

常褻棄福祚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納猶入也猶特性也鄭

注通矣有司徹衆賓長其胥體儀也敖云體儀謂或體或儀尊

者用體折卑者但用儀儀者其脊若脇之屬歟下經言長兄弟之脊折脇一膚一則此非折而儀者惟有膚而已按經云兄弟先生之脊折脇一膚一其衆儀也儀象也幹也膚不象骨又無幹以儀爲膚其義爲失又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此何得虛之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云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則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鄭注通矣教何故必以不通之說改之非常情所能測度嘉慶

戊寅冬初阜陽書

此從王氏全注讀盡字句謂尊體既盡也儀即度也尊若用尊體白鄭君自中其尊體盡三字之義

征商論

孟子言古之爲市有司者治之有賤丈夫罔市利始征商謂仁政本不征商商君則言重賦抑末墾令篇云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外內篇云末事不禁則伎巧之人利市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伎巧而事地利矣按商賈民之正業易稱先王通商賈書言虞夏使民懋遷有無化居周酒誥言牽車服賈養父母可以樂飲建國若鄭不侵其業不得以爲賤又斥之爲末戰國士無恒產乃始發憤詈富人戰國策魯仲連云商賈之行不忍爲又有商君之策皆所謂橫議疾貧妒富亦其識之未宏也周時太宰九職商賈阜通貨賄閭師任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其征商也經入則九賦有關市山澤幣餘司門征其貨賄廛人斂

紵總質塵罰之市布其無邸肆立持則肆長斂其總布又泉府有市之征布其經出則大府職以待膳服喪紀賜子塵人布入膳府至凶荒札喪則司市云市無征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譬農凶歲不取盈也孟子乃謂仁政關譏而不征市又不塵不征或由不悉周法後人有經書不能讀折衷至當分持孟子商君之說或曰非仁政或曰抑末反本天理爛熟使天理仁政兩者不能並立四民皆王者之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應商賈獨以仁政不事君專以征科苛責農民上下相接以義商賈若是末則聖王循天理不得因末爲利若云重征以抑末則何如禁絕之乃反誘而征之哉楚漢兵爭農廢財在商賈漢雜用王霸欲商賈輸財不得其名直曰困辱之而已至桑宏羊竊商君之說始飾其辭曰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鄭康成注關市山澤幣餘之賦云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夫聖人仁政固征農矣仁政獨不宜授田課植農桑而不征歟農豈亦末作罔利當征之使反本循天理凍餒歟然則不征商非仁政征商非抑末也夫征商與征農其義一也

周鄉遂田制義

小司徒經土地井牧其田野以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謂制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其法異於鄉遂重立國也立國出車以四起數周之大法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鄭讀書熟故能分析言之俗儒讀書不能記得此失彼讀鄭注亦不熟偏指一二句論之遂以不狂爲狂按漢書刑法志古一同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大率三分去一鄉遂都邑之畎遂溝洫澮川占地卽在其一之中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同制無緣合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此助制也遂人言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言賦地上

地食三之二，中地食半，下地食三之一。與遂人同。此貢法也。周官貢不爲井，後人欲以已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遂人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言一耦有畝，田首謂遂，井間謂溝，成間謂洫，同間謂澮，達於川，遂人十夫千畝，長百畝，卽有溝。匠人井九百畝，長三十畝，卽有溝。以此推之，洫澮皆異。遂人所治鄉遂，公邑遂師所謂經牧貢法也。匠人所治都鄙采邑，小司徒所謂井牧助法也。助法面以三貢法，面以十采邑以井言，則爲里，爲夫三之屋，不能爲十夫也。井自成井形，不能更用他法積算。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制無不合者，不識數矣。

溝洫占地解

周畝廣一尺，路亦一尺，去二尺也。遂廣二尺，徑容牛馬二尺，去四尺也。溝廣四尺，畛容大車六尺，去一丈也。洫八尺，塗容一軌八尺，去十六尺也。澮二尋，道容二軌，去三十二尺也。田以六尺步計，則畝積三千六百尺，畝占千二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尺，面徑六百九十九尺。田以八尺步計，則畝積六千四百尺，畝占千六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七十九萬八千四百尺，面徑八百九十九尺。蓋六尺步則畝於畝三分增一，於地爲四分去一，八尺步則畝於畝四分增一，於地爲五分去一。於地爲費，其遂至澮則不費也。以遂人夫間遂十夫溝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言之，方萬夫爲萬萬夫，百萬萬畝，中有十八澮三百二十四洫五千八百三十二溝十萬四

千九百七十六遂以匠人田首遂井間溝成間澮同間澮言之
 方百里為九萬夫九百萬畝中有十八澮三百二十四溝五千
 八百三十二遂蓋貢法千步至溝萬步至澮十萬步至澮助法
 三百步至溝三千步至澮三萬步至澮此其必不能合者而陳
 祥道鄭樵曾不省覽經文遂人匠人二法謂可圖而合非雅言
 也蓋計地有四法一匠人八尺步法一匠人六尺步法一遂人
 八尺步法一遂人六尺步法舉其一則三隅可推今以遂人六
 尺步計之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遂達於溝交錯互足長七千
 八尺遂相經九遂三十六尺此互取止取其半也故以積二十
 八尺十八尺入積實長七千二十六尺溝澮澮法同此積二十
 九萬四千二百六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二尺也五千八百三
 十二溝達於澮交錯互足長七萬三百五尺溝相經九溝九十
 尺此取四十五尺入積實長七萬積四十一萬十八萬七千六百尺也三百二十
 四澮達於澮交錯互足長七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二尺澮相經
 四十四尺此取七十二尺入積實積三十六萬四千七百三十
 長七十萬三千六百四十四尺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尺也十八澮達於川交錯互足長七百
 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尺澮相經九澮二百八十八尺此取百
 四十四尺入積實長七百三萬六千
 七百二積四萬五百三十一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尺也遂溝澮
 澮總積百一十萬九千五百五十一萬四百六十四尺為可食
 之田三百八萬二千八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在川內百萬萬
 畝中費地才萬分之三以畝言之則百萬萬畝可食之田積三
 十六萬萬萬尺畝積十一萬八千八百萬萬尺為可食之田者
 三十三萬三千八百八萬二千八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費地四分
 之一此貢法六尺步法也助法則溝澮澮加密費地益多鄭注
 小司徒云萬井以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謂不值溝澮者出泉

三求日益齋刻

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謂值洫澮旁者出人力
爲內外相助非萬井中五千九百四井不出國租賦也賈疏誤
解之馬驢釋史謂溝洫別在一處與田相遠鄭說誠爲不通且
爲圖以著其非此之爲圖與陳祥道鄭樵何異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
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東田之名鄭王熊皇劉孔
皆不悉至以爲南東其畝之東案謂之今東田者漢文帝時洛
濱以東河北燕趙及南方舊井地武帝以後卽無之史記秦本
紀云商鞅開阡陌東地渡洛言開阡陌者改井田以二百四十
步爲畝言東地渡洛則盡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國仍以步百爲
畝故謂之東田對秦田言之也東田之改在漢武帝時漢書食
貨志云武帝末年詔曰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案井
九百畝屋三百畝以千二百畝改五頃是畝二百四十步也桓
寬鹽鐵論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論作於昭帝時知
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東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則漢

制是改東田。又商鞅言開阡陌而武帝詔不言十二頃爲五頃而云一井一屋爲五頃。明是續開商鞅未開之阡陌。井田至是始盡。合王制與秦本紀食貨志鹽鐵論讀之。東田之義始見一井一屋之文亦見而文散義隱。故解者不知也。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推之云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謂當者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畝積六十四萬。東田步積四千九十六寸畝積四十萬九千六百寸。鄭數合也。以東田就王制推之。則有古田東田秦田漢制田四者之異。古周尺百二十五黍。八尺步長千黍。步冪百萬黍。百步畝冪萬萬黍。六國東田尺得周尺之八尺。百黍卽咫也。步長八百黍。步冪六十四萬黍。百步畝冪六千四百萬黍。秦用周尺六尺。步長七百五十黍。步冪五十六萬二千五百黍。二百四十步畝冪萬三千五百

百萬黍。漢制田依東田步冪六十四萬黍。二百四十步畝冪萬五千四百六十萬黍。此其密率也。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爲田三萬七千頃。蓋僅以東田與漢制田計之。東田九百畝爲漢制田三百七十五畝。若王制所謂古者田則九百畝當漢制田五百八十二畝三十五步有奇。本當東田千四百六畝九步有奇也。今戶部尺百四十八黍五尺步冪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黍。二百四十步畝冪萬三千一百四十二萬四千黍。

鄭數學證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博士數誤也鄭注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此不易之數周甄鸞明數者乃其五經算術於畝數云當今一百五十一畝四十七步有餘分唐李淳風注云多於經中五畝十七步一百六十九分步之一百五十七五經算術於里數云當今一百二十三里不盡二十三步四寸視經中賸一里二百六十二步一尺三寸八分其言不合經又不合鄭注深爲可怪唐人作正義亦不知何處見鄭注不合而自爲異端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百

十五步二十寸陳澔又謂正義里數不差田則古者百畝應當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又十分寸之四尤奇怪也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箋以周禮夫間之夫言之用貢法而夫則百畝謂萬夫當三十三里少半里積萬夫得田百萬畝以方之其爲貢法之數最顯也若以井田助法言則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止積千八十九井又爲百畝者百九十九合之得千一百一十一井又百畝除公田外止得八千八百八十九夫詩言發私十千應方三十五里少半里始得助法千二百五十井爲十千夫也詩言終三十里周禮成十爲終毛亦以助法不合故訓終爲極其望蓋井十爲通成十爲終同十爲封皆不成方以九十四畝外有八六八六一七七六疇零之數通方九十四畝零終方九百四十八畝零封方九千四百八十六畝零通三里四十八步零終三十一里百八十六步零封三百十六里六十八步零此假計其積幕其實井田通終封斷不能方也此二數均助法與詩十千不合鄭不用之以毛公先不用之故鄭以貢法下算而正義不究毛鄭宏指以井田助法爲之布算此必不合者而亦以爲數合則其不知算也審矣此鄭學之所以不明也

門左右義

門以外向為用東為左西為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
 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
 上上者近中為尊右以東上西為右也左以西上東為左也司
 士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亦朝位東左西右也其以人言者士冠
 禮云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是門東也士冠禮特牲饋食禮
 俱云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亦門東為門左也惟
 入門言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聘禮云大夫納
 賓賓入門左介私覲介入門左士介入門右公食大夫禮云賓
 入門左覲禮云侯氏入門而右有司徹云主人揖先入門右戶
 入門左侑從亦左則入門以西為左東為右古人於門所以不

言東西言左右者門有四出難正言如車右然北行則右在東東行則右在南故可言車左右不可言車東西也門既言左右則出者所謂左卽入者所謂右東西正相反其聘禮玉藻云公事自闐西私事自闐東明堂位云諸子之國門東諸男之國門西止以南門言之若東向西向北向則自有左右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以逆流視之水東流詩人西向望之泉源南爲左淇北則右也解者以南面定之言淇西南泉西北下流合處泉居東爲左非實事也左傳哀公二年由趙至戚云右河而南時開州在河之東河北流則以東爲右人逆流而南則以西爲右門亦然南門以西爲右人入南門則以東爲右其義至明入南門以東爲右則出南門以東爲左義亦至明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闐右誤兼出言右者踏於辭也注不舉其失以特性注已正言之而正義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蓋望文爲訓與他經皆違至陳祥道作禮書直云門以向內爲常其作禮書而不讀儀禮俗儒之常然人各有門聖人制作天下用之豈可有內向爲常之門乎此外展轉依附愈不可詰矣

。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春官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路寢門言自南門外退處路寢玉藻云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承上文聽朔於南門之外言之此王居明堂月朔禮也說文閏從王從門王皇通古皇有閏也非明堂月朔則無由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凡閏月無中氣假閏五月則朔當夏至後望為六月節故朔闔明堂太廟之東扉而啟西扉明此朔為閏也望則闔明堂太廟門啟右个之東扉至六月朔則右个門啟以節氣中氣全也不言東西者以通三時假閏二月則朔闔青陽太廟之北扉閏九月則闔總章右个之南扉故曰明堂禮也非明堂則無十二月門無取闔左扉此可明門左右名義知曲禮正義誤也

圖云氣池何謂門次子公義以禮歸五壽禮也
 器章存个之自前或自後或自左或自右二月門無煩
 昔以何...
 無中...
 公儀禮集說云先南面
 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右旋而入門嫌其由便故言右旋以
 明之按入門當北面由西面立東而北行當云左旋且何由便
 之疑檢鄭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鄭以東面立西
 右旋卽是北面行入門旁三右旋連文也敖改注由不辨左右
 旋以此篇及覲禮集說知之覲禮云侯氏升受玉使者左旋而
 立侯氏還璧鄭云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鄭以聘禮
 還玉及君不見大夫受禮明此使者授玉爲東面左還則南面
 而負房集說改云侯氏北面受之則使者當南面又云左旋者
 東面按南面則立於北東面則立於西自北行至西乃是右旋
 而云左旋者東面知敖說覲禮誤左爲右說士喪禮誤右爲左

旁三義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右旋入門敖繼公儀禮集說云先南面
 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右旋而入門嫌其由便故言右旋以
 明之按入門當北面由西面立東而北行當云左旋且何由便
 之疑檢鄭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鄭以東面立西
 右旋卽是北面行入門旁三右旋連文也敖改注由不辨左右
 旋以此篇及覲禮集說知之覲禮云侯氏升受玉使者左旋而
 立侯氏還璧鄭云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鄭以聘禮
 還玉及君不見大夫受禮明此使者授玉爲東面左還則南面
 而負房集說改云侯氏北面受之則使者當南面又云左旋者
 東面按南面則立於北東面則立於西自北行至西乃是右旋
 而云左旋者東面知敖說覲禮誤左爲右說士喪禮誤右爲左

也左右之義唐以後說經者多誤蓋古人所謂左右者皆就人與地各言之賓所謂右則主所謂左入所謂右則出所謂左其左右旋則依右折反者曰左旋依左折反者曰右旋由東而南而西而北曰左旋由北而西而南而東曰右旋天由子而丑寅卯曰左旋日月五星由角亢而氐房心曰右旋左傳襄二十七年晉軍在宋北曰吾左旋入於宋是由宋北而東南又西行入宋東門若右旋則襄十八年楚銳師侵鄭之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由今偃師東南行至禹州又北至梅山之西南乃循山之南右回而東又循山之東右回而北遂東北侵至封邱也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右旋次於瑱亦是湖洧水由北而西敖繼公惟求異鄭於古人正名亦改之則古書皆不可通亦其愚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書諸侯

王表序並云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沛漸於海爲齊趙則南向按圖以東爲左司馬相如傳云齊右以湯谷爲界則北向談論以東爲右吳起傳云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北向言之桀左河沛右太華紂左孟門右大行淮陰侯傳云右投則漢勝左投則楚勝南向言之今龍安府有左擔山鄧艾修鑿棧道以通擔負今七里閣是也胡三省云南行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是專以南行爲名若北行則爲右擔路矣此明白易知者古言道路左右者惟王制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則所謂右者西與北所謂左者東與南不以往來互異然亦不如敖所云也今人說道曰左手彎右手彎乃是左折反右折反淮南地形訓云江入海左還北流右還東流似卽俗義與古言左旋右旋正相反唐有南海寄歸內法傳云東夏學士言右手向內圓之爲右

繞左手向內圓之爲左繞大德宏英亦雷同取惑而義淨自說以向右爲右繞向左爲左繞則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改自西法者誠各有意然必不可牽之以說三代舊書也

特牲禮盥槃巾門左右義

特牲饋食禮尸盥匱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北面盥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注言洗在門內之東此門內之右則西也設槃簞與洗東西相配故云象之槃簞在西云門右者所謂向外以出爲左右者也尸入門而西盥畢侍者執簞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謂向內以入爲左右者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出入各言之均在西階下以門言則謂之右以入門之人言則謂之左注義甚正而疏云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槃匱巾等向門左就之則外內出入不辨者也曲禮由闈右正義謂門以向堂爲正於他經不通而本經尚可解特牲疏則本經亦不可解此唐

人之誤出於意外者也宋李如圭集釋言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也亦不悟注意

升魚右首義

少牢饋食禮司士升魚腊膚右首進腴此右首依食者左右言之也何以知不就載者言周人尚右魚以右腴在上右腴在上而進腴則魚首當食者之右明矣凡禮食已進則以食者之左右言此文是也將進則以進者之左右言鄉射鄉飲設尊者北面鄉飲酒云元酒在西鄉射云左元酒是設者之左也燕禮云左元酒以南爲上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以主人酌時西北面是南爲酌者之左也取對面言之設者酌者之左卽受者之右與此文相發明敖繼公集說云右首以向載者言之如此則右首進腴左腴在上於元妙之理無礙然非周制也凡行路執事之左右以人之所向者言之凡人物身體之左右各以其體言之田獵三殺所取禽之左右有一定者也獵之三殺

不取面傷不取旁射翦毛惟自後逐射射者自右偏左當中前禽之右而達左而詩車攻傳公羊何注所言禽之左右俱反此亦漢人之誤鄭所未糾正也

玉府王齊食玉義

周官玉府云掌共王之服玉王齊則共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曰王齊則食玉屑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山海經西山經云崑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享書洪範云惟辟玉食臣無有玉食三輔黃圖云武帝銅槃玉杯承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是神農黃帝至夏至周至漢皆食玉也古人又食桂今不食玉不食桂不得以今疑古西山經注引河圖玉版云少室山有白玉膏一服卽仙抱朴子金丹篇云朱草汁如血以玉投之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名爲玉醴仙藥篇引玉經云玉可烏米酒地榆酒化之爲水蔥漿消之爲飴又餌以爲丸燒以爲粉當得璞玉不可用已成之器反傷人也齊民要術

亦引神仙服食經云地榆名玉札言化玉也蓋食玉之法如此
魏書李子預傳云子預羨古人餐玉之法採訪藍田掘得若環
璧雜器形者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而世事寢食不廢乃無
效此子預陋言也食玉無禁世事寢食之說子預所以無效者
犯已成器一也不知玉屑是玉泉而椎玉成屑二也古聖人非
求仙效但禦水氣於養身有益亦不必定拒絕也

決鞞極遂解

決遂之事周禮注引或說云決引弦彊也拾鞞扞也此漢人緣
古制之言於經皆合引弦彊者所以闔弓弦縱之卽發矢今右
巨指所著撥指或用擇木棗木或用骨其中有沓以韋爲之詩
謂之鞞禮謂之極今謂之墊此決之事也鞞扞者所以遂弦其
名曰拾著之則曰遂以方韋爲之有組繫於臂古逢掖方褰以
鞞指斂之便引弓今之小鞞褻亦曰臂衣此遂之事也鄭旣引
之而決極自爲說者由於士喪禮師說之誤聶崇義陳祥道至
謂決爲象骨長形外倚出其半中窪如半月有繩以繫於右巨
指外極爲連三管皮袋且以鞞掌則又因鄭而更誤者按鄭大
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鞞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
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則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

不用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設決麗於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注云：擊手後節中也。飯大指本也。決有韋藉，有彊。彊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者以紐環大指本，因沓其彊，以橫帶貫紐，結於擊表。設握者以其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卽儀禮圖禮書所本。不悟鄭言斂尸設決，縛指不動，聶陳於生人之射，亦縛之。則其謬也。且鄭說亦不讎。凡射之決，必有沓。鄉射大射諸耦，不言沓者，不須言之。獨公言極者，極中也。謂決中之沓，以朱韋爲之。三者適用，增減公所以獨須言之者，爲贊言之也。小射正取公之決，拾於東坵上。小射正奉決，拾以筥。小射正取決，贊設決。朱極三小射正取拾，贊設拾。卒射小射正以筥受決，拾經無

取朱極三奉朱極三贊設朱極三受朱極三之文，則朱極三乃贊設決之事。如小臣贊袒而公袒，朱孺言袒則朱孺見小射正贊設決，而朱極三言設決，則以朱韋極之。凡三也。士喪禮陳纊極二從決，陳之用纊用二者，人生血氣周行皮肉筋骨相讓，以韋極之備三者，增減以求其定。尸則肉定，以柔纊極之，則指與決相附亦備二者，意不忍言肉定，故設決時亦不言設極。鄭於設決注，增言以韋沓之，而於纊極二注云：明不用使如所言。韋指則尸手所設甚多於韋指，獨何苦而不用也。疏言以此二極與決爲藉，似亦悟注非也。設決麗於擊者，古文麗爲連，連麗皆言附。尸決更繫之人射之決，不用橫帶繫也。自飯持之者，飯爲夏祝鬻餘飯之飯。尸右手所握，旣夕記則言左手之設也。設握者，經前言握手尺二寸元是也。乃連擊者，拳尸手也。如注言決

在飯大指外是闔弦以大指反挑之又放弦用食指將指無名指與大指反挑弦又不相應又三極小指不用其極二不知本意欲去何指此皆於事不便經亦不合尋周禮注鄭所引漢人或說爲推比之

鄉射堂義

周制堂北楣以北中爲室有戶牖東西爲房大夫士則惟中室及東房卽左房無西右房也其不依宋李如圭儀禮釋宮東房西室者爾雅釋宮云戶牖之間謂之辰其內謂之家則室必在中士昏禮有室有房知是中室東房也鄉學堂有室有左房其西北爲明問州學下於鄉其堂無人居鄭注以爲榭卽爾雅釋宮所謂無室曰榭是也但以藏禮器有左房其中北西北皆明間蓋周人之制如此州學假夏后氏學名依世室宮牆堂下依序作屋以處學士曰序字亦作豫亦作榭鄉射禮云布席南面東上注云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以州學無室也大夫席於尊東注云與賓夾尊明賓席遵席皆直後楣下也注知爲州射者經於誘射言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文作序又云

出於其位南適堂西今文作適序西經再言升自西階鉤楹又
言鹿中不言兕中明此經質言州學法今文師說如此故鄭目
錄注言州鄉屬也州射卽鄉射惟多少一室其賓席則俱在堂
後楣下鄭並不言處賓於西北牆下則室之有無不關禮節惟
州學之堂本小於鄉故州鉤楹內堂由楹外簷淺深別耳困學
紀聞云鄉庠有室四分去一以爲堂故淺州序無室則全得四
分以爲堂故深不悟序故有左房亦其跡也敖繼公集說則云
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宮注乃宋
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今知大夫士無西房者下於君而聘
禮則似有西房者宋人或以是疑之按聘禮記云卿館於大夫
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此宴息之私館也曾子問云孔子曰
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古禮曰公館
復私館不復此之謂也此言行禮之公館也聘禮還玉賓負右
房此言公館故有右房何以明之記云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
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聘禮還玉賓自碑內聽命升自
西階受負右房而立均爲代君受玉儀節同則必均在公所右
房之爲公館無疑也以左傳言之魯衛鄭宋在晉各於大夫有
所主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壞晉館垣納車馬必非毀所主大
夫士家之垣也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其私館大夫士家無
右房也

正主面解

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是也宋有鄭鏐者云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與不朝不夕文合按正主面自是正向主君揮人云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亦言向王古文無達詰亦無款識可別要周禮五篇文義當同如鄭鏐言則揮人使萬民正如王南面矣知凡新義皆不如舊義也

羊車說

車人爲車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注云鄭司農曰羊車謂車
羊門也按釋名云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立人
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蓋古車自後登羊車
則犢車自前登如今之轎車矣鄭康成則云羊善也若今定張
車較長七尺疏云漢世定張車未知何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
差小謂之羊車古以羊爲吉祥故宮中小車謂之羊車亦曰定
張車也魏志注引文士傳劉楨事言太祖乘步率車乘城晉書
車服志云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輶伏菟箱漆畫輪軌齊書輿
服志隋書禮儀志同謂羊車金漆率車漢時以人牽之梁高僧
傳云天監八年敕給銅三千斤見羊車傳詔是其時宮中所出
之車俗皆謂之羊車又按北史斛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

挽車至階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是羊車以人步輓
隋書禮儀志云隋馭童年十四五者二十人謂之羊車小史駕
果下馬其大如羊唐志云屬車三日白鷺車七日羊車白鷺非
駕鷺羊車何必定駕羊志又云羊車小史五辮髻青耳屨紫碧
腰褰亦指御者非言乘者杜佑通典禮二十四鄭樵通志器服
略二乃曰隋御童青衣乘之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小史乘之
尤爲謬誤釋名又有羸車羊車云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別有
羊車非古之羊車宋史志云羊車駕牛及二小馬亦爲別製晉
武帝宮中乘羊車文人不知羊車爲何等車胡貴嬪傳妄云宮
人望幸爭以竹葉插戶鹽水灑地以引帝車又誣及宋文帝潘
淑妃謂羊嗜鹽舐地不去邀帝住是不知羊車始末也

仞解

周人度數丈尺之外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有大常可據其七
尺曰仞鄭康成以祭義仞有三尺知之宮高一雉築宮仞有三
尺是仞七尺也說文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仞者仞臂一尋
八尺許鄭不同者各有所師承應劭漢書注云五尺六寸曰仞
則亦七尺也王制八尺步又六尺四寸步乃八折之此五尺六
寸亦七尺之八數王肅作孔叢云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作書孔
傳則言八尺曰仞意以爲倍言之是三說皆漢義惟王肅爲無
稽明鄭世子樂書云祭義仞有三尺蓋丈一尺若謂仞七尺加
三尺只言一丈豈不明白而反含糊言之理不通矣按言仞八
尺亦自有本必謂祭義七尺爲不通則丈一尺亦明白而含糊
言八尺又三尺豈非理同不通乎

月令非周書論

蔡邕言禮記月令爲周書第五十三盧學士文昭取其議刊月令爲月令解魯恭言月令周世所造孫觀察星衍以其人在鄭前著論規鄭且曰謂月令非周書是爲疑經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蔡文學灃馬孝廉瑞辰皆輯章句爲申其義今推以爲月令非月令解經自有文呂不韋魯恭蔡邕不是聖人可以非之且禮記自名記何嘗畫周爲界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旣南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謂日月權輿此月令則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以初爲常周月解云旣南至日月右迴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厯舍於十又二次終則復始此月令則云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

中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其斷天
行始終周月解起牽牛故周人以斗牛為星紀為十二次之始
此月令季冬星迴於天則起營室室壁為天門為十二次之始
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豈得以
此月令當周月令解古憲起算二法絕不相涉晉書律歷志董
巴議云顓頊以今孟春正月為上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
會於天廟營室又云湯作殷歷復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為元
首弗復以正月朔旦為節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冬至立
春二法也巴又云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禮記
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謂唐堯亦以立春起
算而其實不然後漢改用四分詔云璇璣鈴曰述堯世放唐文
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今改

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順孔聖者晉志引命歷序云孔子
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又云四分之一殷憲也是唐殷
同用四分大戴誥志云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不言唐也然則
顓頊虞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算從之唐
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魯正朔用子而置算從之月令解
與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顓頊虞夏法至明也劉洪云甲
寅歷於孔子時效顓頊秦所施用又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甲
子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
光聚天廟營室五度司馬彪論云漢興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
周周同唐起冬至秦同顓帝起立春月令於孟春言星辰之初
於季冬言日月星辰數將幾終豈得謂即周書月令解使與周
月解相謬蔡邕於熹平四年議憲云秦法用顓頊元用乙卯其

明堂月令論

續漢志注
誤刊命論

云顓頊歷術

集誤
刊衡

曰人元

俱譌
天元

乙卯正

月已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

集譌太建
今宮室制度

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邕亦言月令用顓頊法非周法又

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

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書馬融尙見

之依此月令卽當分爲五處又此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

王土四季名夏季與素問名長夏同知無中央土名又召誥正

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咄卽班志之古文月采班固及見之

此月令文例無處着之又周家尙赤此月令車旂衣佩五時五

尙時水德未王未定天下呂氏春秋得空言之推衍穆公以後

四時希成制作後以罪徙事不成至漢始全五時俗儒不知其

意魯恭徒見月令之名與周書篇名合因言周世所造所據夏

之時也周公制周禮三代異制豈得據夏正爲令顓頊子巖之徒

因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如此則起冬至此月令何以與

月節氣日在連文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

之所行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

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官名

太尉據緯書唐有之周不有也時則狼弧建星亦見魯憲而星

次終始不合周魯法事則季夏伐蛟取鼃登龜取鼃鄭云甲類

秋成周禮秋取龜魚又言凡取龜用秋時是夏時之秋作月令

者以爲周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季夏誤也是此月令

非月令解之確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

第五十三呂不韋取爲紀淮南王亦取以爲第四篇似邕親見

周書有此月令文者今檢月令問答則云予幼讀記以爲月令

求日益齋刻

體大經同不宜與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前儒章句不知
徵驗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等是豈止據記作論求其作
論之由則云記書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著是豈
忽然意思如此不根之談不足信用也

中星鄭義

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義始虞喜也尙書古文說禮
說則俱不然馬鄭注書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書正義引
之且曰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
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禮仲春昏弧
中正義又謂鄭意南方七宿總為鳥星書仲夏星火禮仲夏星
亢鄭志答孫顛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
日火或作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或誤
故不同也見禮又云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
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尙書舉中以言焉又每
次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見詩
案三次俱在南方實惟仲月為然書明言星鳥鄭說大火連三

次鄭說爲一方盡見明矣一方盡見而所謂中者必在正南書

今文說大傳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

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正義鄭注月令云凡舉昏明中星

者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二說俱本考靈曜見禮

正義戴法與謂星中於衡陽見宋書律歷志衡陽見淮南子謂衡山之陽於漢爲已位或作衡陽太衝

已王應麟謂星中於未見困學紀聞以之說經謬矣鄭謂月令舉月

初者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營室立春日也云尙書總舉一

月者尙書云日中星鳥定非月初月中則該前後月初近前月

尙書仲夏星火而月令季夏之中星火尙書仲秋星虛而月令

季秋之中星虛此一月及後月初之說也尙書日短星昴而月

令季冬之月方云婁中如此實差一月古經師無理此義者後

人爭言歲差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曉且歲差則十二月皆同

何故昴中獨有參差王肅又謂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

星鳥星火爲季月見書正義不悟季春朱鳥三次不能俱在南方月

令季冬亦並不昴中尋鄭言四時中星一方盡見春則星鳥七

宿夏則大火在二次中秋冬虛昴皆居七宿中實爲一方盡見

云總舉一月則冬至前該大雪後盡小寒昴爲七宿之中冬至

日短昏早昏時昴未至正南堯以天象大體言之謂星爲昴月

令以實測故季冬猶未昴中此可以一方盡見之言反之也歲

差之義最富而獨窮於書禮中星何承天祖冲之僧一行又僞

爲已曉者而謾言之故推鄭義以明書禮中星如此又言天者

所謂月朔望之外皆以節氣中氣言之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

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未中而星中是急急則日過其

度月不及其宿璿璣玉衡中而星未中是舒舒則日不及其度

求日益齋刻

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草木蕃庶百穀熟依其言月過宿不及宿中星以朔望言之則與日在不應圖書漏洩緯或有皮傳而書禮正義謂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可謂遜辭也已

食之者寡義

食之者寡義

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注云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正義云生之者衆謂農桑多也食之者寡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注意謂大利必歸農正義益以桑事其義較完惠氏士奇云喪大記納財朝一溢米暮一溢米知財賄爲粟米實則府庫財不關農事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矣上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下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其文至爲顯白此所云生之食之爲之用之皆府庫財貨非倉廩米粟也食之謂消食如日有食之之食正義減省無用之費是也管子云語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緋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十至而金三千斤是魯梁不賦

于民財用足也亦以金為財用聖人必重農然書各有義大學
實不曾說重農不必改財貨為米粟失古人本意之賈人曰十

以畜寡人義

坊記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
民可以託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
無告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畜者孝也
衎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衎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注
與毛不同正義云後得毛詩故也毛言歸妾戴媽念先君莊公
以婦道勗勉莊姜案坊記本義言不偷死亡故引詩言以先君
致孝適母畜所以為孝者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
是之謂畜正不偷死亡之謂記本不用毛詩四家不相牽引正
義引毛以解禮非也大全又非正義云戴媽以思先君勉莊姜
非戴媽思先君故以婦道勉莊姜也此等若明若昧之論作記
者無由知之作禮正義者亦無由知之

晉書由以之... 漢書... 周官... 禮記... 孟子... 老子... 魏文侯... 武帝... 樂事者...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

篇王購以千金不能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奏之按古事所傳多

譌隋書經籍志為唐初所撰欲仿漢志強求其書傳授不知周

官在西漢無傳授也漢書河間王傳云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

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不言王奏之漢書藝文志云

禮古經出魯淹中與河間王所得古文禮同不言王所奏又書

云古文尚書禮記出孔子壁中魯恭王得安國獻之與河間王

所得古文尚書禮記同亦不言王所奏此皆漢志明文河間王

何獨奏周官乎又樂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

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

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書言樂事者以作樂

記則周官孝文時已在秘府以校竇公之書安得如經籍志河
間王奏之賈疏言孝武時始出乎河間王自藏其書但與秘府
所有者同不得以河間王爲周官傳授之始也藝文志云周官
經六卷周官傳四卷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此新代事於漢
無涉賈疏謂考工劉歆所足其言有本經籍志謂河間王合成
之最無稽也周官至東漢始有傳授後漢書儒林董鈞傳云鄭
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康成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兼習周
官逵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鄭康成傳云從東郡
張恭祖受周官賈疏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少贛
子仲師衆衛次仲賈景伯達馬季長融皆作周禮解詁二三君
子可謂達雅廣攬者也又云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
今讚而辨之經籍志云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

授賈疏云劉歆弟子惟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鄭衆
賈逵往受業焉然則自劉歆賈徽賈逵者一本也自鄭興鄭衆
馬融者一本也自杜子春者一本也自張恭祖者一本也檢鄭
注引杜子春鄭司農及故書往往文字不同推之鄭所用者張
恭祖本以本傳云受也故書者賈逵本以逵傳云徽從劉歆是
秘書舊本也鄭司農杜子春均別題名則唐人謂杜受劉歆鄭
受於杜終不可信矣讀注卽得之

管子三歸義
論語管氏有三歸集解苞云三歸三姓女案東周策云桓公官
中有女市女間七百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
民說苑則云築三歸之臺自傷於民集注取其義毛奇齡極訾
之說苑新序者雅記所不盡載彙存其說故事多兩見佳書也
北魏太祖以與經典正義多違失別撰新義三十篇則類書也
曾鞏校書又極舉劉失皆為不達說苑所以改三歸義為臺者
取三姓女則三內子當日不知禮論語於反坫云不知禮於三
歸云不儉故存其異義非謂其必是也漢書地里志說管仲取
三歸即不用其義韓非子外儲說云管仲言臣貧桓公使有三
歸之家三歸者諸侯禮也論衡感類篇亦云三歸反坫諸侯禮
也不聞諸侯臺名三歸三姓女曰三歸者據左傳魯文公有二

管氏三歸義

論語管氏有三歸集解苞云三歸三姓女案東周策云桓公官

中有女市女間七百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

民說苑則云築三歸之臺自傷於民集注取其義毛奇齡極訾

之說苑新序者雅記所不盡載彙存其說故事多兩見佳書也

北魏太祖以與經典正義多違失別撰新義三十篇則類書也

曾鞏校書又極舉劉失皆為不達說苑所以改三歸義為臺者

取三姓女則三內子當日不知禮論語於反坫云不知禮於三

歸云不儉故存其異義非謂其必是也漢書地里志說管仲取

三歸即不用其義韓非子外儲說云管仲言臣貧桓公使有三

歸之家三歸者諸侯禮也論衡感類篇亦云三歸反坫諸侯禮

也不聞諸侯臺名三歸三姓女曰三歸者據左傳魯文公有二

妃敬嬴齊桓公有三夫人邾文公有元妃二妃鄭文公有夫人

辛氏姜氏信二十二年又娶于江又娶于蘇宣三年陳哀公有元妃二

妃下妃則諸侯本具三妃禮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

者僖公二十年公羊傳云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

宮也故曰三宮諸侯之禮卿大夫士則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

子異宮是也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妾一妻則一宮喪服小

記云妻耐于諸祖姑妾耐于妾祖姑又云婦耐于祖姑祖姑有

三人則耐于親者是三人各居一宮一妻二媵也哀公十年左

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

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為妻列女傳云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

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曰懸殊

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桓公夫人三人有如夫人者六

人管子有內子一人有如內子者二人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

制推之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論語曰焉得儉言其費三倍於

人雖欲儉而不可得也管子三宮以名近君諱之若為前後三

娶者以為此三女歸於我也後人就其實則以三歸為諸侯三

宮之禮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為亂國論語亦但以官事

不攝為不儉則亦不得以三歸為不知禮矣管子權脩云地闢

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

怨也管子之法不輕用民力若好色則與百姓同之故桓公令

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臣乘馬篇諫立扶臺而小匡篇言好

色非惡之極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或曰紂有鹿臺之臺

所以聚財古錢有歸貨山至數云散棧臺之錢於城陽鹿臺之

布於涉陰三歸者三臺錢如此則是聚斂非不儉正義不可易

本正作問主鄭通齊古學見集解始以社主注魯論禮記正義引

白虎通云論語曰哀公問主又云亦不相襲宗廟之主知不關

社主釋文及初學記並引鄭云主田主謂社也知魯論無社字

鄭見古論有社字故通之春秋文二年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

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張包周等並以為廟主是古論問社

孔謂社樹魯論問主張張包周三說見禮正義何休文二

羊杜頽左傳注皆以為宗廟之主惟鄭合齊魯古說謂是社主

其說最通古者祭必設主小鬼神則棲之於樹社以句龍醜醜

者有主不應社神無主以周禮田主概之也軍出取社主以行

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大師宜於社立社

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

樹矣淮南齊俗訓云社祀有虞氏用土夏后氏用松殷人用石

周人用栗鄭注周禮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賈公彥謂無正文

故云蓋以疑之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圭有

瑑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為壇石是土類或鄭

以所見况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謂

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魏書禮志云

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于社宮則其時社主用石正是漢世山

陽俗法謬承用之唐書儒學傳張齊賢云太社石主周田主用

所宜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均由不得鄭旨說文引古義大夫

石主社秩上公不用石明矣又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

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故藏社主於壇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為匱號之為主而謂

木主為神脾民間自以樹為田主王侯自以木為社神主名異實同也白虎通及魏書劉芳傳並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凡作主之木夏陽城取松殷薄取柏周鎬京取栗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粟社栗野何勞名之是知說論語者不得引大司徒而論語所云問主義正問社主義通問社樹定非也

君使臣以禮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為遠於禮見昭五年左傳晏嬰為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始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見昭二十六年左傳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徹足用義

論語一書孔鄭俱有注何晏刪削探撮之使無一義全者甚可
 悼也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
 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
 則年饑之民庶能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稅畝
 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
 用供故為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
 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
 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
 米粟也徹非賦役也明乎此而有若忠愛之意始見注義見削
 魏晉以後不講字義不知用是何物乃為君民一體無刺無舉
 之言一若哀公迫於咨訪而有若引他語以拒之者

論語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謂鄭音好濫淫
 志衛音促速煩志此或得傳古音如此孔子不言放衛聲則鄭
 非指鄭國釋名釋州國云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白虎通
 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釋名
 就新鄭言之白虎通就故鄭言之必不相應也今按鄭對雅言
 之雅正也鄭從奠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春秋昭二十年傳所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
 疎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昭元年傳醫和言先王樂有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
 手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和平今其聲鄭則奠定專一沈下滯重

鄭聲解

此說穿鄭

論語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謂鄭音好濫淫
 志衛音促速煩志此或得傳古音如此孔子不言放衛聲則鄭
 非指鄭國釋名釋州國云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白虎通
 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釋名
 就新鄭言之白虎通就故鄭言之必不相應也今按鄭對雅言
 之雅正也鄭從奠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春秋昭二十年傳所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
 疎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昭元年傳醫和言先王樂有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
 手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和平今其聲鄭則奠定專一沈下滯重

樂記所謂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乃不變不成不濟五降後之淫聲狄成滌濫而民淫亂正奠下之謂鄭從奠聲奠亦義也鄭重乃主定慎重之義申之則謂鄭重爲頻煩之意也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以羊易牛百姓以王爲愛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趙注云亦誠有百姓所言者謂此言當有之朱注云亦實有如百姓所譏者謂此言亦不謬今案然誠有百姓者乃不相解說之辭如云然竟有此等說者故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王此言異之也晏子春秋諫上云麥邱封人祝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誠有鄙言竟有如此鄙倍者亦異之也呂氏春秋必已云子貢請馬野人不與鄙人往說之野人相謂曰說皆如此其辨也獨如嚮之人野人心以後說爲辨可爲法乃獨有如嚮者子貢之不辨亦深異之誠有鄙獨如嚮之人然誠有百姓者三語辭氣同也然則王曰然矣何云

異之案公孫丑篇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
烏知其不可也其云然亦異之也孟子曰然王曰然二語辭氣
同也此文孟子謂王無異之牛羊皆當不忍王言我非愛其財
也而易之以羊則宜百姓謂我愛我非愛其財爲一句而易之
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爲愛也一句蓋言易之以羊則有害
於不忍至此始以百姓爲宜而不異之知然誠有百姓者之爲
異之也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
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
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
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
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
子是篡也而讀爲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
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是也
賊儒不知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爲辟法遂有
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

其幽囚戰懼反益其言分其獄訟之端

刑罰不伏之中國之刑禁其刑禁也

王莽與魏伯德等謀害其人其人

子孫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